

NO

如意珠

啓智書局版

金玲女士著

如

意

珠

新京啓智書店刊行

康德八年九月十五日印刷
康德八年十月十五日發行

如意珠

▲定價國幣壹圓

不 准 翻 印

編 選 人

師

穎

新京西長春大街一ノ九

發 行 人

宋

小

濂

新京西長春大街一ノ九

印 刷 人

李

雲

新京西長春大街一ノ九

印 刷 所

啓智書店印刷部

總 發 行 所

新京西長春
大街一ノ九

啓智書店出版部

振替新京三八八〇番

全國各書店均代售

如意珠

一

如
後樓先生搬到後樓第一夜所得的最深印象，便是電燈熄滅之後，在臉上摸着了一個臭蟲。

先生已經忙了一天，方將這斗室之家布置的妥貼。晚間先生吃了飯，回來便熄燈睡了覺。他本是都市教育下的養成者，不是背了都市衛生的原則，這麼早就睡了覺，乃是遵守二房東的經濟整理計畫，遲熄電燈，恐怕費了電。

一個臭蟲，起初倒也不是先生放在心上的事。他以為這是攔樓上落下來的灰塵。他一心用手去捻去這一粒灰塵，不圖這臭蟲太柔嫩了。立刻將先生的血，送還於先生的兩指，接着還送了先生一陣香味。

先生真忍受不住了，他心中計算着，這是第一晚睡覺的第一時，已經是這樣的待遇這一夜怎麼過，成年累月的日子，又怎麼過。想到此處，他覺得好像背心上有點癢，接

着腿上也有點癢，他遍身都覺着不舒適。又好像是臭蟲爬滿了一牀！

這種情景，真是他一刻都不能忍受的。他開始覺得世界上環境真是太複雜了。一個清靜的晚間，自己睡在自己的安樂上，居然會有這種煩悶不安的現象。

不過他的自強哲學此時尚未消滅的。他自奮的說：

「人是要克服環境，我怎麼能受制於臭蟲！」

他很快的在枕邊摸出了電筒來照，看見牆上臭蟲向地下爬，地下的臭蟲向牀腿上爬。他拿電筒照着，自己伏在牀上發呆。他的奇想發出來了，他忽然回憶着以前圈點曾文正公全集的時候。好像有一句，「兵丁攀登桅杆如蟻。」自己還加過了一句批，說「蟻」字用得妙。如今這爬登牀腿的臭蟲，其多正不亞於「蟻」和「兵」，他陡然地暗笑起來！

但這件事是不能以一笑了之的，先生想：還是起來索興向隔壁前樓的板壁上看看。沒有看見臭蟲，却只見了一線的燈光從前樓板壁縫中射了進來。陡然憶起徐志摩的一首詩他默默地背着：

「闊的海空的天我不需要

我也不想放一隻巨大的紙鶴

到天上去捉弄四面八方的風

我祇要一分鐘

我祇要一點光

我祇要一條縫

像一個小蟲伏伏

在一間暗屋的窗前

望着西天邊

不死的

一條縫

一點光

一分鐘

他呆立在那裏背誦這首詩，前樓一陣水聲發出來了。他內心的活動和外來水聲的刺

激，使他不能不向板縫中張望一次。他自己仍在思念着：

「我只要這一條縫，一點光，一分鐘……」

可愛呀！像一個小蟲伏伏

在一間暗室的壁間……

一點光，一條縫，一分鐘。」

想着就將臭蟲完全忘記了。他的眼光一直向板壁縫中刺進去，他發見了縫裏的天地是一雙柔嫩圓肥的腿和脚，插在一個小盆中洗滌。

這雙腿和脚，真是可愛，看那柔嫩豐滿潔白的狀態，假設要是摸上去，無論如何，總是既光而且滑的。他仔細窺着那脚趾的弧線，脚跟的弧線，腿腹的弧線，脚踝的弧線，一切的弧線，全都跳入他的腦中，暗示着他說：

「這是圓，這是曲線，這是美的，世界上最美的脚和腿。」

先生看呆了！

他看着這種美，是偏於靜的方面的，比電影中的腿就好多了。電影中的腿舞太活動

了。一大排的腿，整齊劃一，一上一下的，又有什麼意思，既像棍棒操，又像兵士練習野戰，腿上的筋，都扯的筆直，到底算一回什麼事！

他想着站在那裏發呆，手中的電筒，也不透一些亮光！

那微微的水聲，却又送過來了。他捨不得不再向那板縫注視一次。在他低頭的時節見那板縫透出一條光線。仍舊在地上懶洋洋地睡着。先生不覺又默念着徐志摩的詩：

「我只要這一條縫一點光一分鐘

像一個小蟲伏伏

在一間暗室壁間……

一點光一條縫一分鐘」

他想到一分鐘，便不願再去窺探了。他想世界上的美境，也不過只是一分鐘罷了。女人是美的，不過只有一分鐘的美罷了。美是一隻飛鳥，在樹上的時候，發出清脆的歌聲，活跳的狀態，令人看見會起一種欣賞的心思。但是你要真的跑到樹下去看，他便倏然的飛去了。樹也沒有意思，人也沒有意思，一切都沒有意思，只剩下一個物質的環境

反映出呆板單調的悲哀了。先生這樣仔細的對着這一縷光線發出這種奇妙之思，他不能再要那個一條縫，只好懶懶的去睡覺。

當他走到床前的時候，自強心却又起來了。他自憤的說：

「爲人應該學會文正公，怎麼能被徐志摩的詩所迷呢？明早還要上課的，睡覺！趕緊睡覺！」

他很勉強的服從了自己的命令睡下。但是心思却是永遠不得寧息。女人的影子，儘管在他腦筋裏轉，由女人想到詩，由詩想到文學，由文學想到小泉八雲爲什麼會注意到日本女人穿針的時節，不是以線就針而是以針就線，又從日本女人想到北四川路，又從北四川路想到買外國雜誌，又從外國雜誌想到刊載的一張諷刺畫，諷刺畫中有一幅甘地乘象圖，他覺得甘地的身軀畫的太瘦小了些，一雙大耳朵襯着，格外顯得難看。他的思想儘管着變換，既奇而且快。一轉身，便又想到了英國，從英國又轉到格蘭斯頓的伐木運動，又似乎那丁丁之聲，在耳中猶有餘響，一秒鐘的光陰，格蘭斯頓便由壯而老，在他八十一歲的時候，二十八分鐘可以從下議院走到公園街。

先生不覺自己嘆了一口氣。說：

「完了，我今日的身體，已經是這般柔弱，恐怕連七十歲都不能够活着的，難道還夢想着做格蘭斯頓麼！睡覺！休養心神身體，是到康健的一條大路。」

他閉着眼睛，決意不想什麼。然而耳中仍舊是水聲汨汨的。他的研究心又激起了。他仔細的聽着這時水聲和剛纔的不同。因為不同，他倒又想看一次。

他這時却忘了曾文正公，徐志摩，小泉八雲，甘地，格蘭斯頓。腦中想着這水聲和那腿和足的運動。

「剛纔她是用兩隻脚用水的，現在恐怕是用兩隻脚撲水了。撲的狀態一定可愛的。」他的熱度似乎陡然的增起來。他不能不看。

他輕輕地揭開了被，下了牀，他不能捨棄這一條縫一點光一分鐘。他伏在壁間窺探真像一個小蟲。

那兩個富於曲線美的脚，驀然地又現於先生的目前了。他這次看的非常仔細。他發現了脚指的細膩皮膚，兩個大趾互相緊貼着摩擦，輕微的水聲從脚下透出來。

「這兩個大趾緊貼着怎樣的親密呢！」

先生這樣的想着。

「輕摩着，撫慰着，人生恐怕沒有這樣的甜美了。」

他想到此處，心靈暗示着他去看那脚的女主人之臉。

「臉是一定好看的。」

他一面想一面盡力的窺探，却始終不能看見她的臉。他看了一刻，方纔覺悟出來。板縫的那邊上半段糊着紙，自然目光不能透過紙的，怎麼會看得見！

「還是睡罷！」

他自己又警告了自己一次。受過高等教育的人，不應該做出這等無聊的事！

他一面進了被，頭也在那枕上放好了。他抑壓着自己的浮思，只覺得枕上的溫度，向自己身上發揮，却忘記了自己的溫度向鴨絨裏鑽！

這是睡不着的，無論如何也是睡不着的。他的腦中有很鮮明的事物，藏在裏面。像無線電臺播音，也像在水面拋了一個石子。中心是鮮明的，然後思想的浪紋便去擴大，

一圈一圈的淡下去。這個鮮明的中心，是前樓女人的脚，曾文正公的臉皮，徐志摩的眼睛，甘地的耳朵和格蘭斯頓的腿。

每一個鮮明印象起來之後，就逐漸地淡下去，先生的腦，由疲而轉入睡鄉的時節，隱隱的聽着後門砰的一聲關起來。接着便有一陣皮鞋的聲音，下了樓梯。他仔細的聽那脚步的聲音，像是很有節奏的，又好像音樂的拍節。

實際說起來。足音是沒有那麼好，無如先生玄想的過分了。他將玄想當作事實！不過這種玄想，仍舊是有利於先生的。他自聽見足音之後，他就將其他之一切浮思整個的消滅。他老是記着樓梯上的足音，一步一步的走上去。雖然人已出了門，那足音仍在腦中繼續着不斷。

他就這麼追念着足音入於睡鄉。

二

第二天早晨是被鬧鐘鬧醒了的。睜眼的時節，覺得身上十分的難過。在理，他應該多在牀上休息一會兒，無奈他心中惦記着校裏的課程，不能不起來。

他懶懶地起了牀，心中不住的轉念着：

「愛狄生可以廿小時不睡覺也不疲倦的，張之洞也是這樣。拿破崙說人只應該睡六小時。還是亨利福特最好，他說人應該有九小時在牀上，六小時睡覺，三小時醒在牀上去領略回味那睡的愉快！」

想到此處，不覺一嘆！

「人是應該爲工爲商，纔能領略人生的愉快，做了教員，什麼都完了！」

「教員！教員！什麼是教員，不過是一個……」

他又嘆了一口氣，拿起錶來看看，已經是七點三刻了。

他趕緊點起那火油爐來，燒了一點水，糊裏糊塗的擦了一把臉，便提了皮包走出了巷口。

那可愛的陽光，正是遍灑在大地之上，馬路上的車馬，往來的奔騰，顯出快速而有生氣。

先生無暇領略這個街景，他趕緊跳上了車，來到到學裏。

到學校的時光已經是八點了。那上課的鐘聲，鏗鏘的未息，他挾了皮包趕緊走入課堂裏。

他到了課堂中，眼睛皮上覺得非常的乾燥，他的兩個眼球就像要跳出來的那樣脹，眼睛看東西也不大真切。課堂裏好像有人臉上露出笑容，黑板上是亂的白紋，也不知道是字還是圖畫。

先生將皮包向桌上一放，身體就坐了下來。腿和腰都是很酸的，好像跑了幾十里的路，陡然坐下來，全身真有說不出來的暢快。

他將兩臂向桌上一放，兩手不由地向臉上一蒙，一個呵欠便跟着打起來了。課堂中有一點細微的笑聲。先生陡然驚覺，兩眼向四周一望。看着學生都坐在那裏好好的，一動也沒有動。

他心中詛咒着：

「這一班東西，算是最頑皮的了。不懲戒他們是不行的。」

他想着便打開皮包，拿出點名冊子一看，只有那個班長名字上面已經記了幾個不守

規則的記號。他決計從他懲戒起。

他想着，眼睛便睜開來向班長看，班長正在看窗外的風景，將一隻手放在膝蓋上，三個指頭正在指指點點的向膝蓋上輕敲。

這是一種不注意的表示，但是沒有犯規，校規上沒有一條說學生的眼睛不能注視窗外，手指不能向膝蓋上輕敲。

先生想着，這是一種對我消極的表示，他想着消極，接着便說道：

「無論是讀書做事，總要從積極的一方面走，纔有進益。」

課堂中好像有人輕笑了一聲。先生一肚子火捺不住，但是自己身體却十分的疲倦，兩隻眼脹的很，他沒有精神去尋出到底是誰在那裏笑。

陡然一個聲音從角上發出來了。

「先生，睡是不是積極的呢！」

先生注目一看，正是班長，他的怒氣，真是一發而不可遏止。但是心下一想，他說的話，頗有幾分理。人總是要睡覺的，睡覺也是一件事，而睡覺却是消極的。

他想到此處，另外有一個學生說：

「睡覺！睡覺自然是消極的。」

他說時很有輕薄的意思，好像先生那一句話，已經被他駁倒一般，但他還不肯放鬆，隨着又問一句：

「先生，你看對不對？」

先生想想也沒有話可說，臉上微微發着一點紅，低頭去拿書包中的書。

班長又說了：

「先生，我以為睡覺是積極的行爲。」

先生抬頭，用兩眼望着他，他說：

「烏龜和蛇的冬眠，不是積極的行爲麼？它們冬眠，是它們生存的手段，和我們烤火穿衣服是一樣的。」

先生一想，班長的話也很對，起初他想承認睡覺是消極的行爲，如今聽班長一說，弄得他自己也莫明其妙，他既不敢認睡覺是消極的，也不敢認睡覺是積極的了。

想到此處，先生膽子便小了許多，念着古聖人勸告人的話，「毋多言。」假使當時一口承認了睡眠是消極行爲，如今被他這麼一駁，是要收也收不回來的。先生現在的心裏將恨的心事完全丟開了。睡魔也去了大半，心中只有一些懼怕，懼怕的是，學生問出許多難答的問題來。

他想，要和緩這個局面，只有講書，於是拿出書包中的書，一直講下去。

因爲搬家的原故，書也沒有預備，說是在講，實際也和唸相差無幾。所幸學生的注意力，漸漸的消滅下去，讓他混完了這一堂課。

教過書的人，都會知道的。學生最難敷衍的，便是前五分鐘，前五分鐘要是學生的感情正在激昂的時候，先生務必處之以無聊的鎮靜，讓他們的情感消沉下去，或是任他別有所注，那便是說：看課外的書，竊竊的談話等等。一到了這種程度，先生便可放心了。這時候，先生唸錯了字不要緊，講錯了話也不要緊。甚至亂講也不要緊。不過有一件事是重要的，便是你的聲調萬不可有抑揚頓挫，須平淡無奇，聲音務須低而啞，萬不能過高過低。因爲抑揚頓挫，過高過低，都是激人情感的，一激起他們的情感，他們便

不注意其他而專門注意着你，你的困難便發生了。新來的教員，每每不懂這一條心理原則，他一上堂的時候，恨不得將全副精神放出來。學生對於新來的先生，本來就十分的注意，再加着你用了全副精神，他們就格外的注意。他們一注意，便會有問題，有問題你心裏就慌，一慌，就要有錯，一錯，就要受駁，一駁，就要坍塌！

後樓先生是個老資格，他不會照新來先生那樣的無能和莽撞，他消滅了學生奔發的情感，他隨隨便便的混了一點鐘。

下了課之後，他慢吞吞地走入教員休息室。室裏面的桌上，有幾張報在那裏歪歪斜斜的擺着，他借着報紙遮掩他的睡態，他伏在桌上看報。

三

這個教員休息室是有兩道門的，一道門通一條走廊，從走廊一直到課堂去。一道門通校中的一個花園，花園比休息室低，到花園去，要走下三級的石階。

先生一逕的看報，更沒有注意室內的一切，其實報也沒有看下去，他只覺得兩眼發脹。室裏面雖然是有一些煙味，笑語，還有一些長袍子先生踱方步。然而這都是每日應

有的景緻，毫不能引起他的注意。直待上課鈴響的時節，室中陡然的靜下來，他方聽見花園中似乎有人在那裏低聲說話。

人們的注意力，本來是件奇怪的東西，越是糟雜宏大的，倒不大十分的注意，越是細微弱小的，反而十分的注意。我們不注意大廣告，却注意牆頭屋角一兩句標語，我們不注意舞臺上鑼鼓聲喧，却注意一兩人的竊竊私語。

先生本着這種精神現象去聽那兩人的話，他的睡魔就倏然的飛去。

他聽見一個人說：

「校長待我這樣的好，我必須盡力以謀我校之發揚光大。世界上沒有做不來的事，只要我肯努力。我所供獻給學校的，乃是我一腔熱血，一顆赤心。」

另一個人聽了就笑出來，說：

「你也太幼稚了些，你的毛病就是上課時過於認真，你是頂聰明的人，你從前讀書的樣子，是一夜能盡一冊，而次日回答無誤。你將全班學生當作和你一樣，那便是根本錯誤，他們固然是有些聰明的，但是還有一大批是不可理喻的『笨牛』，學校之所望於一

個教員的就是不可太鬆，不可太緊，不缺課，不因循，按部就班，一着一着的，使那些聰明的學生不忙，使那些笨的學生不閒，日積月累，自會好的。你這樣的過緊是要受反對的……像他那樣過鬆，一時雖不見什麼，終久必被淘汰。」

這些幾句話說的非常之輕，然而鑽入先生的耳內，却分外的明晰。先生自己想着：

「過鬆，豈不就是指我麼？可惡的人！」

他目語着便立起身來。

「到底我看你是誰？來編排我的話。」

當先生將頭伸到那門口的時候，說話的人，已經走的很遠了。先生氣憤憤的走到原來的椅上坐下，他自強的心蓬蓬勃勃的燃燒着好像一團烈火。他的睡意完全沒有了，雖然他眼睛仍在繼續着發脹。他想他也是一個用功的人，在校裏的時節，成績是上中的，出來做事也還沒有什麼錯，竟被人家說是太鬆，終久必被淘汰的話。

「人們的嘴是可惡的東西。說說便會成爲事實的。」

想到此地，他剛纔在課室中那一番敷衍的情形，便慢慢地現於他的腦內了。他覺得

第一堂課上的對不住學生，對不住學校，對不住校長，對不住自己！他恨恨的自語！

「不該胡思亂想的不睡覺，不該記着女人，不該記着那一雙腿。」

他將手在桌上輕輕一拍，便打開了皮包，取出書來，預備下一堂的課。

當他將書抽出的時候，無意地帶出了一張摺疊的報紙。這報紙是他前兩天留下的，放在皮包裏恐怕失落，報紙上刊載着一節城市之夜的評評。城市之夜是先生前幾天看的一個電影，他永忘不了那個碼頭苦工的女兒被生活壓迫着去當舞女，尤其忘不了的，便是那個女孩兒被父親發覺出來她是以跳舞換得之資來醫父親的病，父親寧死都不願用她的錢，但是她仍舊盛粧着要求父親答應她這最後的一次。

他以為最好的一段，便是那女子趕着去找那個同伴，情願以一夜的犧牲換取一百塊錢作他父親醫藥之資。他以為這種女子最可愛，尤其是這個時間最可愛，她是心服情願的賣去自己身體換得一百塊錢，

「這是真誠的犧牲，與倚門賣笑不可同日而語的。」

他一逕思念着。腦中幻想男主角要是依了她的意思，那一夜的情景必定是非常之有

刺激的。

他一面作冥想，一面臉上透出笑容，報紙放在他的面前，他也無心去看，那半抽出的皮包的書，始終也沒有全抽出來，一直到了上課的時刻，先生便又提了皮包去敷衍了兩堂課。

到了午飯的時候，先生心下倒又不寧起來，他想着飯堂是有許多人的。自己眼睛這樣脹痛，定然是白眼球泛了紅。他跑到走廊牆上所懸的鏡前一看，白眼球果然是紅的，但是飯已上了桌，如若不吃，等一會兒，便吃不着的，他無奈走入了飯堂。

進飯堂的時候，他好像是一個待審的囚犯，他心中惦記着白眼球上的紅，同時又捨不得忘去剛纔敷衍了三堂課。

「×××影片真好！」

一句帶有興奮兼着喜樂的話，攏入了先生的耳鼓，先生猛然一抬頭，見站在面前的正是本校的校長。他慌忙的答道：

「是，是，」

那雙紅眼早入了校長的眼簾。

「呀！你眼紅的很，這是春天的流行病。」

先生的臉，立刻就紅下來了，紅眼配着紅臉，先生只覺得一陣陣的熱往上直噴。

「買點杭菊花泡茶喝，晚上還得少看點書。」

校長用和悅的顏色向他說。

先生沒有法，只得又答應兩個「是」字。校長便邀他人了座。在飯將入口的時候，校長便說了一句。

「近來學生對於聽講的注意力如何，還好嗎？」

先生陡然的一聽，不覺怔了。那一句「過鬆」的話，又在他腦中一現。他只覺這口飯嚥不下。喉間哽哽地，非常難過。但他又不能不回答，說「還好」罷，又不是真實情景，「不好」罷，顯見得自已沒有能力。他一語不發，心中却十分的為難。

校長也似乎看出他的情景，便用語岔開。他說：

「聽說那個班長不大好。不過假使他要是真不好的話，我們還得重重的責罰他，這

種「害羣之馬」是真正要不得的。」

先生沒有響，他疑心着班長定在校長處說他敷衍，他心中有十二分的疑懼和忿恨，他不知怎樣回答好，他仍答了兩個「是」字，不過無論如何他這碗飯始終吃不下去，他看着校長添飯的時候，他很直爽地丟了碗筷，向校長告辭，校長說：

「怎麼！你只吃這一點嗎？想必是多用了一些早點。」

先生連忙答了兩個「是」字，臉上還露了一點笑。這個笑，當然是來得非常的不自然。

四

今天是禮拜三，下午本來就沒有課，先生在午飯之後，便提了皮包走向他新搬的家。那馬路上陽光發出的熱，蒸着人身上格外的溫暖，顯示出一個清明仲春的天氣。一切的車輛，仍舊是來往的奔馳着。今天的下午就像和其他的日子不同，馬路上除去車輛之外，還加了許多裝束入時的年輕男女。

春天是個撩人的時候，尤其是那花香鳥語。馬路上是沒有花香鳥語的。但是因爲文明的進步，花的香味都弄到衣上來，鳥語的清脆，也都被那時髦女人習得，而且在清脆

外，還之加上了迷人的嘴臉。

馬路上的春景，本不足使先生流連，不過女人的嘴臉，和那蟬翼絲襪所護着一雙雙靈活的女人的腿，在馬路上流動着，實在引起先生對於昨夜縫板中的女人起了一陣浮思他加緊脚步往前走，心裏想着早些回家一看她的臉，究竟是個什麼樣子。

先生進門就上了樓，上樓第一件事，便是注意那前樓的房門，房門好像是掩而未門裏面靜悄悄未聞人語。

先生無聊的開了自己的房門。坐在自己椅子上，在桌上取了一枝煙，一面吸着一面呆想。忽聽樓梯上一陣脚步聲音，他趕緊去看，原來是一位老太婆，提了一壺熱水，走進了前樓。

「這老太婆究竟又是一個什麼人呢？恐怕是她的母親。」

先生這樣的想着。

「不對，要是母親的話，爲什麼昨天晚上沒有聽見她說話呢？」

他只這樣的亂想着，也無暇評判自己理想的是非。想了半天，將自己小火油爐點起

來，預備燒一點茶喝。

前樓的聲音又送入他的耳鼓了。那聲音是很尖脆的，懶洋洋的道：

「真疲倦透了！」

接着一個呵欠，老婦人的話跟着就說出來了。

「再睡一刻兒，也不要緊，橫豎你五點鐘纔出去呢？」

又接着一陣輕笑，先生的精神陡然增了許多。

「香煙！」

先生真捨不得不去再找那一條縫，一點光，一分鐘的美。他從板縫中看見老太婆由桌上將香煙送到牀前，他再向縫中看，便連老太婆也看不見了。

他覺得非常的沉悶，一聲不響的回到椅中。其實，先生也過於呆了些，相隔只一層板壁，說起來是鄰居，就跑過去借個火，或是問問幾點鐘，或是討口茶吃，全都有機會看見那女孩子的臉，何必定在板縫中去追求呢？無如他是一個有學問的人，他做不出那些厚皮涎臉的事，他只能在板縫中窺張，因為這件事是人不知，鬼不覺的。

前樓的水聲又發出來了。他知道這是由壺注於盆中的響聲，他知道她已經起身，預備洗臉。這一切的響聲全都能吸引着先生的注意，甚至拖鞋小便等等聲響，也全都鑽入他的耳鼓。他不能看見，他全用幻想將她描畫在他的腦內，來安慰自己飢渴的靈魂。直待那香胰入水，經磨擦而香氣揮發於前後樓的時節，先生的心裏，真有說不出的安慰，他閉目凝神猶如這位女郎已臨到目前一般。

他夢想着她現在定然是敷雪花膏了，膏之上定然要加一層粉的。加過了粉定然要畫眉，城市之夜的女主角又陡然顯現在他腦中了，他記得那女主角修容的狀態，用一根燒過了的火柴畫眉，畫眉真好看，從鏡中露出一隻斜睇的眼，委實拘去了人的魂魄。先生只顧着這樣的想，他將城市之夜的女主角和前樓女人混合爲一，對她發生浮游的愛，用聯想幻想聯絡着，來安慰了他飢渴的靈魂。

春天是個困人的天氣，是你我都知道的，尤其是在下午，那陽光盡透出溫暖之意，催你走入睡鄉。何況先生是一個極疲倦的人，一夜沒有睡好，還在搬家時出了力，敷衍了三堂課，腦中又造出了許多浮思。

這繁雜的浮思，本使先生不能入眠的，無奈先生已將浮思集中於前樓女郎身上，她從她起身一直到現在，腦中的思想是很單純的。他渴望着見她一面，終於不達目的，末了，他將電影女主角化成前樓女子的假像，先生的心便定了。他不敢睜眼睛，因為一睜眼，這種甜美印象，便立刻消失，他要保持着這種印象，由甜蜜慰安而至於睡眠。

五

社會上人的生活只有三種，一種是現實的生活，那便是順着社會的需求，自己努力尋求自己衣食住的滿足。一種是將生活建築在理想上面的。那便是自己雖在現實的世界中，却覺着這現實的世界有種種不滿，自己憑着已往的經驗，用理想建築自己的目標，自己的計畫，然後一樣樣去謀實現。這第三種呢，便是將生活建築在幻想上面，既無所謂實現，更無所謂理想，他對於實現的世界既不感着什麼興味，對於他自己的生活的，也無所謂計畫着前進，只隨着自己的幻想來安慰着自己的性靈，什麼身體的健康，辦事的技能都不去注意的。第一種人最安穩，因為他知足常樂，第二種人最易煩悶，因為實現和理想，每每不能符合。至於第三種人最危險，他不知現實，更無理想，他正如無舵之

舟，飄零的黃葉，飛舞的楊花，浮空的蛛網。

很不幸的，後樓的先生便是第三種人中的一個，讀者苟一回味，必覺得這位閉目凝神，坐在椅中的先生的悲哀。雖然是先生自己還覺得十分的快樂，他的事業已透出了危機，他的精神只有抽筋式的興奮，他的生活，儘透出一片虛浮，他的身體，已滿露着頹廢的狀態。他雖然在椅中隨着可愛的春光，做一個暫時甜蜜而沉醉的夢，那一方校事已經顯出不利的情景。

這禮拜的下午，正是校長召集教務會議的日子。這個學校的行政組織，是有些美國式的，校長就是總統，教務會議就是內閣，閣員是向總統負責的，總統並且可以隨時免他們的職。但是開起會來，却又像英國，是沒有一定時期和儀式的。只由校長一通知，他們就得到會。

這個會議只有兩個人，連校長一共只有三個人。這兩個人一個是文科主任，一個便是理科主任。這兩位主任也就是教員，不過他們是多年的教員，用心服務，由校長甄拔升為主任罷了。

關於先生的事，原是由校長提出的，校長說：

「我自從得了班長報告之後，我在門窗外也視察好幾回，他班上的學生，注意力委實太薄弱了。學生不能注意，就任憑你書講的多好。也沒有益處。所謂『誨者諄諄，聽者藐藐』這種事與教育原理極爲不合。」

兩位主任聽了都沒有響。校長又繼續着說：

「今天吃午飯的時節，我也問過他學生注意力如何，他沒有回答，隨後我又說我聽得人說班長不好，若是真的，定然開除這害羣之馬，他又答應了兩個是字，如此看來，他也承認了學生不注意。對於班長開除的事，他好像沒有什麼興趣，那末，他和班長感情並沒有什麼不好，班長也就不是借公報私，來捏造他的謠言。他教授能力之薄弱，也就可以想見了。」

文科主任沒有響，倒是理科主任說：

「他的能力也還好的，從前他在萬華中學教書時，也還博得一些聲譽，否則我也不敢介紹他到此處來。」

校長便微微地笑起來了，他說：

「人是有變遷的，也許現在他有了惡的習慣或惡的嗜好。我看他精神頹敗，兩眼通紅，也許常打通宵的麻將！」

理科主任的臉，就倏然紅起來了，他趕緊的說：

「麻將，這事我敢擔保他是絕對沒有的。」

校長似乎也覺得自己說話過了火，他趕緊的圓他的話說：

「也許是春天的緣故，火氣上升，所以眼紅。他沒有這種習慣更好，如有，你也得勸勸他纔是。我下午還有約會，下次再談罷。」

校長說完話便立起身來，這裏放下了理科主任起了滿腹的疑心。他想別是先生真有麻將的嗜好，被人告訴了校長，亦未可知，不然何以說的這樣結實！他很失意的和文科主任告辭，匆匆的回到家裏去。而先生的睡眠，却也正在此時覺醒。

這時候正是六句鐘，先生醒來的時候，就聞見滿屋子洋油氣味，他回頭看看，那火油爐中的油，已燒的焦乾，空餘了一對紅的燈頭，在燒着那一壺水。他立起身來摸摸壺

，盥仍是溫的，他貯水於盆，隨便的擦了一次臉，方覺得前樓人聲靜寂。

他的腹內已經飢餓了。午飯既沒有吃，下午更沒有吃一些東西果腹，饑餓使他無暇思想一切，他要走出去吃飯。一摸袋裏僅剩了三塊錢。

錢之有無或多少，本不是先生注意的事。他是要隨他性之所近而行的。三塊錢的支配方法，是換一塊錢作為零用，其餘兩塊錢吃飯，他儘量的吃了一頓之後，出門便感着無事可做了。

誠然，先生能做的事，只有吃飯，除去吃飯之外，就是在板縫內張望。他現在不想看書，不想遊戲，不想談話，不想找朋友，自然是無事可做。

賣報的童子儘管向他兜售報紙，他只覺得十分的煩厭，他想，晚間的馬路都不好閒步的，到處都是報販，乞丐，黃包車夫，儘管跟着人嘮嘮叨叨的，非常討厭，還不如到黃浦江邊去看看夜景，不過他來到江邊的時節，心下又轉念着江邊仍是太嘈雜了，他一直順了河岸走過許多的橋頭，朦朧的電燈底下，有一陣陣小風吹着。這纔算是先生兩日來的疲倦恢復的所在。

他一直是走，等到力盡筋疲的時候，方回了家。

上樓，他照例是要向前樓一看的，他看前樓沒有一些兒燈光，他心中起了莫名的悵惘，房門開了之後，茶也不喝，臉也不洗，電燈也不開，衣服也不脫，拉起被頭來，往身上一覆，頃刻便入了睡鄉。

他也不知道是什麼時候睡着的，也不知道是什麼時候醒的，醒的時節，只見前樓燈光大明，拖鞋踢踏的聲音，還有一個輕微的歌聲，哼着那撩人的曲調。先生的精神，不覺又陡然興奮了。他不顧板壁上的臭蟲，輕輕的伏在牀上，向那板壁縫中張望，他望了半天，什麼也沒有望見，只有一張椅子擺在桌旁，地下有兩隻襪子，也不知是絲的還是線的。

他覺得非常沉悶，但是睡不着，那疲倦的身體，已經因睡眠恢復了好些。他現在圓睜了兩隻大眼，呆望着那半截擱樓。那怕臭蟲的感覺，便接着起來了。他登時覺着渾身的癢，翻來覆去的十分不寧。

前樓的話語又開始了。

「今天你到那裏去的。」

這明明是那女子的聲音，和那老太婆說話，先生雖仔細的聽，無奈老太婆聲音太低了些，一些聽不出，結果是那個女子索出哈哈一陣笑。

先生一方面聽不出她們的話，一方面又煩躁的睡不着，他索興將電燈開了來找臭蟲不過在電燈開了之後，老太婆一句話却被先生聽明了，那便是：

「你笑，吵醒了隔壁的先生！」

接着就聽見那女子用輕巧的喉嚨說：

「隔壁的先生，請你原諒罷！」

接着又是一陣笑，先生的心真是禁不住勃勃地跳起來了。

六

先生昨晚睡的時候，連衣服也沒有脫，自然不記得開鐘，那鬧鐘在夜便間停了。當他睜眼看鐘的時候，時針正指在兩點。

先生不覺一驚，暗想自己怎樣會睡到這個時節，後來仔細一聽，方知鬧鐘已經停了。

他急急忙忙的起身，那紅日已高照着對面人家的牆壁。

他出門便叫人力車趕緊飛跑到學校去，學校早已上了課，先生授課的那個課堂，學生已走的空空，只有校長一個人，在空課室門前，踱來踱去。

先生一見校長，不由得心下一怔，校長的臉却仍是笑吟吟的。他說：

「眼睛好了些麼？我想你的眼睛恐怕今天厲害了些，不能夠來。」

先生心裏真是難過，他有了充足的睡眠，眼球上的紅，早就倏然退去，如今經校長這麼一問，不是奚落他，也是奚落他。他心中之火勃勃地燃燒着，但是對着這空空的課堂，和一副笑吟吟的臉，怒氣不能發出來的。他想了一刻，說道：

「近來不知怎麼樣，常常的失眠，夜裏要到五點鐘纔能睡着，早上若勉強起來，兩眼便紅的發脹，起遲了，又誤學校的功課，現在的生活，的確是很痛苦。」

說着話他便背轉身，預備走往教員休息室。校長也一句沒有響的向他點頭告辭。一逕地走去。

進了教員休息室，恰巧理科主任在那裏，他昨天在教務會議裏所得的結果，要報告

給先生。他今天一到學校去查先生的授課時間表，知道他是有第一小時的課，他守候了多時，直至敲了上課鐘半天，他還沒有來。

理科主任心內滿腹的疑慮，暗想他這個人即使變了也不能變的這樣快，拿了人家的薪金，怎麼連課也不想上呢？這是一定要問問他。他回想着校長昨天的一句話：「假使要有惡習慣的話，你也得勸勸他。」他覺着校長說的話一些兒不錯，「人是有變的，」自己不該說：「麻將，我擔保他決沒有這件事。」

理科主任心裏一逕的盤算着，他看見校長走到那空課堂門首，他知道校長定然是在抓先生的錯，他不敢迎上前去，恐怕校長說出更多不利於先生的話，自己反不好做一個調解人。

他無精打采的走入教員休息室，心中就盤算着這番話要怎樣對先生說起，使他翻然悔悟，改過自新，他一面想一面看報，香煙已抽完了兩三枝，先生方慢慢的踱進教員休息室。

主任一見先生，便拉他到花圃去，嘴裏一面說着：

「你來，我有句話跟你說。」

我們總還記得那花園，通休息室的地方有一道門，門下還有三級石階。先生和主任走下了石階便到了花園，花園中也還有幾隻凳子，他們並肩的坐下。主任問他說：

「聽說你搬了家，是不是？」

「是的。」

「地方好不好呢？」

「還好。就是臭蟲多了些。」

「弄堂的房子，免不了的，但也沒有法，你從前那所房子，太壞了，如今比從前總要好些。」

先生點點頭，主任接着說道：

「老伯最近來了信沒有呢？」

「有的。」

先生一面說着，一面用手到懷中去取信。主任笑道：

「不必取出來看了。想必府上全都安好的。」

先生道：

「好倒是好的。所謂全，就很可笑了。我家中只有我父親一個人，母親老早就棄了世，是你知道的。就是我，一個倒楣的人，結婚不到一載便斷絃了。」

「這你也不必憂傷的，只須你有些積蓄。尋個伴偶，料非難事。不信，我還可以替你做個媒。」

先生嘆了一口氣，說：

「就是積蓄一層最難。像我們這樣的人，一個月拿九十塊錢，一年纔拿着一千，十年纔拿着一萬。十年，你想是一個多麼長的日期。況且，十年中還有許多的用度。我父親寫信給我，不外乎兩個意思：一就是想我自己續絃，二就是要幾個錢貼家用。前年的大水災，去年的工商業不振，今年的修堰。米又賣不起價，家中差不多是借債過日子。我父親雖然是寫信向我要，可是不一定叫我得寄給他不可。他說在外面的人，總比在家的人錢要用的多些，他寧可自己刻苦，不能苦了我！」

「也是！」主任帶笑着說；

「老伯這番話，真是沒得說，做上人的愛子如此，可也就算很好了。在你一方面，更應刻苦的節省，努力於業務，業務常在，你的財源便不得斷，自奉儉約，你的錢財，便可以有餘。」

在主任方面，他說了這一番話，自己頗爲得意，他想了半天，都沒有得着機會，叫先生努力於學校中的業務，如今恰巧先生自己說出他父親的希望，他便順水推舟的說了出來，以爲先生一聽，必可翻然覺悟。孰知先生並未覺着，他只夢想着父親苦了一輩子現在應該享點福，自己是個教員，却也不應吃多少苦。然而這都是要錢的，錢怎麼樣來他就完全不去追尋，最好是得一張彩票，或掘得一個古代的寶藏。不過先生知道這是辦不到的事，所以他既不找嘗，也不買彩票，雖然他幾次抱怨過友人不替他介紹易做而又多得錢的事，不過友人也都是窮人，想來想去，總是一個空。

先生雖明知是個空，然他又決不從空裏想，但他又不從實裏想，去籌畫妙策來賺錢他却從幻裏想個方法來安慰。他向主任說：

「我父親忙了一生，完全爲了我，他的苦也吃够了。我進大學是一筆大花費，買七零八落的書籍，又是一筆大花費，替我完婚，又是一筆大花費。我真應該學契訶夫說的一句話向他說：『爹爹，你也應該休息了。』我夢想着我爹爹在這個時期裏，這樣溫暖的陽光下，坐在花圍草地籐椅上，嘴裏含着煙斗，我坐在大樹蔭下高誦着英國勃萊克的詩我妻推着手車向我微微笑着，車中坐了我的幼子，手中拿着玩具，小臉上現出一片天真我的長子正靠在他祖父之旁說笑。這都是我們應有的事實，不能算奢望幻想的。然而沒有，他老人家太苦了！」

主任聽了這一番話，他整個兒呆了。他像是在看電影，簡直不像在講話，更不像對朋友正言厲色的下一番忠告。

但主任是個誠實人，況且他又受了多年科學的訓練，他的思想不向幻裏走的，他要告訴他昨天教務會議的話，他呆了一陣之後，怒氣便微微地發將出來了。他的面部呈出微紅的顏色，他勉強捺住他的怒意向先生說：

「這是你的已往和你的將來，已往和將來不必留戀着或是期望，你要注意你的現

在。」

「不留戀已往，我們的快樂就減少了。不期望將來，我們的趣味也就減少了。」先生很隨便的答了這句話。

「那末現在呢？」主任氣憤憤地迸出這一句。

「現在你和我坐在此地，既不能補救已往的苦痛，更不能增加將來的幸福。」

「坐在此地，便不能由你的便了！」主任說時便很有些氣。

「你想想看，現在是你坐在此地的時間麼？按照學校和你簽的契約看，你現在應該坐在課堂裏，仔細講解書籍給學生聽的。但是，你却沒有照着契約行事，學生跑了校長在空課堂門口走來走去的。」

先生沒有響，他低下頭來沉思，主任的氣已消了一半，他又復和緩的說道：

「昨天教務會議，校長已將你的事提出來了，說學生在課堂中，太不注意聽講。你兩眼通紅，他疑心你打了通宵麻將。」

「麻將我是不打的。」先生很失意的回了這句話。

「原是啊。我也替你說，打麻將這件事，我可以擔保他不會有。不過你自己也得要振作起來，將這裏的事做得好好的，位置纔可以持久，設若照這樣因循下去，這裏事情一掉，豈不惹老伯又多一番憂思。」

末了的幾句，主任說的非常誠懇。先生的心不覺怦然一動，但是他沒有回話，那上課的鐘聲却已鏗鏘地響起來了。

七

主任的話誠然有金石之音，他敢對先生下這種忠告，他總算是先生的一個好友。這些話對於先生的確是一種刺激。不過先生受了刺激之後，雖然將他從幻想世界裏拉回了許多路，但是却弄得無心上課講書。

「課總是要上的。」先生提了皮包走向課堂，心中這樣的想着。「但是書沒有預備，却講些什麼呢？」他的靈機一動，想到了拿紙考書，自己便又可敷衍掉一堂的。不過進了課堂，心裏便有點怕，想着自己既然講不出，他們又怎樣能考的出呢？紙一發下去，定然有人反對，一反對就考不成，自己不單是威信掃地，而且恐怕還有人告密，說自己

不清楚還要考書。他舉目一視課堂中的學生，看見他們一個個都有一副富有滑稽性的笑容，並且個個眼睛都是烏溜溜地，似乎表示：

「你來了麼？看你怎麼辦喲！」

先生在這種情形是不敢考書的，實際說起來，如果考書，先生的題目都還沒有預備是寫不上黑板的。不過這一堂總要敷衍下去。先生既不願照前次那樣照書唸，又不能說我沒有預備，等到下次再說。

俗語說得好，叫「情急智生」，先生也逃不出這條公例的。平日先生沒有方法，乃是先生不願解決什麼問題，今日他受了刺激，而且環境逼着他趕快解決，他的「智」立刻生出來了。他仍從書包中取出紙來。學生一個個的臉上都變了色。烏溜溜的眼睛上光也沒有了，滑稽的笑容也化爲愁苦的面龐了。先生因爲有了主見，他一些兒也不慌忙，含笑地一張張發下去，學生一個也不敢反對。

他發完了紙，轉身取了粉筆便往黑板上去寫。學生就像犯人等待審判官下判決似的一個個聚精會神向黑板上望着，先生慢慢地寫下了一行字：

「試就已意發揮對於本課教法改良之意見。」

學生看他寫完了這行字，大家不覺異口同聲的鬆了一口氣，好像那千斤的擔子已卸去了肩頭，登時一個個地又笑容滿面了。

先生說：

「你們儘管發揮你們的意見，不必有所顧忌，這全是爲你們，我當採取衆長，立一個最善的教授方針。」

說完了他自己便坐入椅中，遙望窗外的白雲，一片片的向前飛。再看看課堂裡的人有的沉思，有的書寫，有的微笑，有的癡想，各有各的情態；先生看着十分的有趣，他的幻想，便又攪入他腦中來了。

他想他現在和法王路易十六差不多。他在國事不可爲的時節，就想出一個叫人民投遞訴願書的辦法，來改善國事。他又想到路易十六是個大胖子，自己却太

易十六好睡覺，自己現在弄的睡不足。從路易十六睡覺想到三級會議，巴黎來了五色的洋人，他們排隊過街到禮堂，街上賣座給人家看，收很高的價。從禮拜堂想到做禮拜，

又想到主教在禮拜堂中罵了路易十六一頓，路易十六却因爲好睡沒有聽見，只有安同妮后咬了一次嘴唇，羣衆感到主教的不是，便大聲呼噪，國王因爲呼噪便被吵醒了，他不知道是主教罵他，他還以爲是說笑話，所以他還露了一點笑容。

先生想到此處，自己不覺就要笑出來，但是他看看學生，他不敢笑，他終於跟着安同妮后學，也咬了一次嘴唇。

學生還沒有交卷，窗外的白雲也仍舊在那裏飛，先生的幻想也還沒有斷。

他又想到國王召集他們開會，第一件事便是點名，到會人共有兩三千，點名這件事從早晨一直點到下午還沒有完。大家肚裏，都餓的吱々叫。

從點名想到財政大臣瑞克讀財政報告書，聲音既低，復無抑揚頓挫，自己還未讀完到會的人除去聽點名之外，就是餓了肚子，硬驅着自己入於睡鄉。

「那時法國人民比現在的學生就好多了。」

先生的幻想從歐洲拉到了亞洲。

「現在的學生要是遇着瑞克這樣的教員，必定早就報告校長。另換新入了。」

他上樓照例是要向前樓一看的，兩日來的教訓指示他，這時前樓女人不是沒有起來便是不在家。今日的他本和往日不同，皮包中有卷子，卷子上是學生教訓先生的話，他要改良教法，以保持他的地位。

他燒了一點水，將兩個麵餅，糊裏糊塗的吃下去。便坐下來看那些卷子。

不圖先生的幻想，竟與事實暗暗的符合。學生這些卷子，誠然是法國人民的訴願書差不多全是不切實用的。訴願書中有的說養鴿法應改良，有的說奶媽應唸幾年書，還有的說收稅的人該罰。卷子中的答案，和訴苦書意味差不多，有的說請先生多講笑話，提起興趣。有的說，只講不開為的節省時間，還有的說廢除一切考試，保養學生的心腦。

先生將卷子一份一份的看，越看心中越氣。心中的氣使他不能幻想，他要尋求一個解決之方。

他想要是從學生答案解決問題，是解決不來的，還是自己預備書，不過他將書攤開來之後，却一點兒也看不下去，只覺得那些字是亂舞亂動，終跳不入他的眼。他氣的將書一扔，倒在牀上去回味主任的話。

「自己也該振作起來，將這裏事做得好好的，位置方可以維持。」
「怎樣纔能算好呢？」

先生問着自己說。

「一定要按照鐘點上課，按照着應投的課程講解，纔算好嗎？」

他最佩服一位教育教授的話，陡然顯現於他的腦中了。

「美國式的教育是表格的教育。一本課本，定要將他分作若干部分，甚至每學期共
有多少小時，每小時應該授若干頁，恨不得全都寫在書上。每課書呢！一個標題不算，
還要分段，分段不算，每段還要有總結有標題。還要下註脚眉批，有大字，有小字，有
斜體字；還不算，每課之後，還要附練習題，討論題，研究題，重要參考書，次要參考
書與本課有關其他各種學科本，還不算，書後還要附錄及索引，圖表及大綱。還不算，
書前還要加上目錄，章的目錄，節的目錄，圖的目錄。目錄之外，還有序，自做的序，
人做的序，一篇序，兩篇序，三篇序，這樣纔算教科書！」

「照着這種煩雜機械的教科書來循規蹈矩的教學生，是這區區一學期幾十小時能辦

到的事麼？假使個個人都照這樣做，那一個個青年學生不是壽終正寢，也得化爲白髮蒼蒼，不是積勞成疾，也當促其壽命。

「這就是美國教育！這就是我們所需要的教育麼！」
教授的話，又顯現於先生的腦際了。

「中國從鞭撻教育走入表格教育。守舊固然不適用，徒襲美國機械式教育也更不適用，美國是機械的國家，連房子都是一個個的方格子，窗子也是方格子，路也是方格子，中國都是一切齶梁雕棟的，鈎心鬪角的，盤盤焉，曲曲焉，蜂房水窠的模式。社會是如此家庭是如此，禮貌是如此，風俗習慣是如此，生活是如此，全体的人心，也是如此。而學校之教學生，也爲方格子，到了學生畢業的時候，拿了方格子到社會上去和盤盤焉曲曲焉的蜂房水窠去齶鬪。結果，方格子的角都磨掉了。磨一回賊一回痛，直到鋒稜盡滅的時節，已經是力竭聲嘶，奄奄待斃。格子既不成方，又不成圓，既不能滑，又不能飛只好跌倒在地任人踐踏了。」

先生越想越興奮，一肚子牢騷，像潮水一樣的往上湧，他忘記了校長的臉，主任的

話，父親的信，以及前樓女人那雙可愛的腿。

他只覺得思想奔發，文思大湧，他立起身來坐在棹旁，取紙提筆一齊記下去。一直記到極疲倦的時候，向牀上一倒，立刻就轉入睡鄉。

先生今天又忘記開鐘，但是次日却起的甚早。他心中的牢騷搬到紙上之後，便覺得十分舒暢，所以一會兒就能熟睡，次日也很容易醒來。

他今天到校和往常不同。往常心裏既不寧息，身體又十分的疲倦，眼睛又疼，還惦記着課本不知如何敷衍，同時又恨自己遲到。

他今天起得早，他將昨晚寫的裝入袋內便一直來到學校，還沒有到上課的時刻，他在休息室內走來走去的走了半天。心中轉念着昨晚的思想，的確有幾分價值。直到鐘響的時節，他的思想仍沒有打斷，他提了皮包走入課堂。一毫不向學生看，他從皮包中抽出書來。令學生一齊翻開書，隨着他的指點，將什麼大字、小字、斜體字、標題、結句、註脚、眉批、練習題、討論題、研究題、重要參考書、次要參考書、其他有關係的附錄、索引、圖表、大綱、目錄、序文一一指出，接着便在後面痛罵了一頓。

學生從來沒有聽過這樣妙論，雖然是每天見面的書，也從沒仔細研究過，如今聽他這麼一說，不覺趣味橫生，再聽他那麼一罵，說時間來不及，又不覺痛快之至。將平日輕視他的心，完全斥退了，換了欽佩欣賞的意思。

先生的話一動機，以後便滔滔不斷的說下去了。他又說到方格子教育。說到學生畢業後的出路沒有，又說到學校教育與社會需求不合。真是痛快淋漓，生動之至。學生全都睜大眼睛望着他，不覺時間之長短徐速。

他又從男學生說到女學生。他說男女同學從小學起根本不適宜。他說：

「縫紉，烹調，育兒，家事，不是女子所應習的麼？不育兒社會將無人類，不知育兒則嬰兒早死，社會上人口就要減少了，這樣國家就要衰弱。再如不知家事，則家庭必因紊亂而貧窮，社會益感不安，不知烹調必受廚子的氣，不知縫紉則眼看着大塊的布入於裁縫之手，却得不着一聲感謝。」

「你們須明白，這些一定就是賢妻良母的事，這是生活上的需要，是人類生活上的需要，因為育兒是女子的事，所以女子應該知道，假使男子也能育兒，則男子也應該學

習。」

課堂中哄然的笑起來。但是他們却沒有一點輕視的態度。

「賢妻良母主意是壞的麼？不是，一點也不是。賢和良全是好的意思。妻和母是夫和父的對待名詞，社會上不能無人，即不能無父母。有父母則有夫妻。既做夫妻就應該好，好夫就是賢父良夫，好妻便是良母良妻。我們爲什麼要反對賢妻良母主義。」

學生的精神 已完全和他融和了。他們都坐在那裏十分注意的聽。

先生的興趣 便格外的高興起來。他接着說：

「現在女子都起來要參政權了。以爲有了參政權，男女就可以平等了。英國出了一個書呆子穆勒 (F. S. Mill) 作了一部婦人的屈服 (Subjection of Women)，又出了一個如狂的女子叫武爾斯東你克來夫忒 (Mary Wollstonecraft)，竭力鼓吹着爭參政權如今參政權有了。男女就不平等了。假使男女什麼事都是一樣，女子便多了一個育兒的事。育兒是多末煩難勞苦，女子的擔負真是太重了。做了六個兒子的母親，每日被兒子累够了連人家請她去吃晚飯都不能到，還想去參政麼？」

大家又全都笑起來了。

「參政這件事，連男子都做不好的。如做的好，世界上便不應該有強迫投票制度了。比利時憲法上規定放棄投票的罰三個法郎，違犯四次就須剝奪被選舉權利。西班牙規定不投票者第一次警告，加稅，屢次不投，就剝奪其服務公共機關之權利。試想選舉既是爭來的，應該踴躍，怎麼倒要法律來制裁呢？尤其妙的，荷蘭因罰金過多，人民竟會舉出一個著名流丐來充當市議員。不說荷蘭罷，你們在學生會開會的時候要是在下棋，那你情願犧牲一粟的權利而都不肯放棄一個沒有過河的卒。」

學生又又哄然的笑起來了。他們都佩服先生，十分的佩服先生。先生又說：

「如今女子開口要參政權，閉口要進男學校。男學校裏沒有縫衣，烹飪，家事，育兒，她們全學大代數，解析幾何，三角，高等物理，分析化學。但是畢了業都又去在家中做一個主婦，一切的東西都沒有用了。我們生活不是建築在高深學理上面的，我們要腳踏實地。從前社會沒有崩潰，就全靠了那班賢母良妻。如今一體的大代數，高等物理化，將來的社會可就危險了。」

「諸位。試想一想。我們幾千萬女同學在這種不適宜的教育下生活，對於她們將來的生活，一毫沒有預備。幾千萬男同學在那些美國方格子教育下拘禁着，他們沒有生活只有強記，對於將來的生活，沒有預備，一出學校立刻便感受痛苦，我們能不自救麼！」

學生全體不禁鼓起掌來了。先生的興致使越發的增高。他又說：

「這是誰的過。諸位想想看。」

「這是校長的過。一兩個教員雖然看到此點，他們是沒有能力改造的。他們須聽從校長的話。」

「校長呢？他做了校長，眼睛就看不見學生的前途了，他只知盲從外國教育原理，一味的唱高調，不管教員死活。不管適不適合國情，是硬要叫教員做出來的，這便是他第一重錯。

「至於第二重錯呢？」先生說到此地。

門忽然開了。校長便慢慢地走進來了。校長已在門外面聽了半天，他又聽見學生鼓

掌，他不知道先生在玩一套什麼樣的把戲。他將門一推，適逢先生說出他第二重錯。

先生和學生都整個兒呆了。校長却慢慢地走到最末的一張椅子上坐下，看他的意思是預備聽先生的偉論。

這重難點，學生也全看得出來，他們看看先生又看看校長，心裏替先生爲難。料想這怎樣能繼續下去。

先生看校長進了課堂，心中先也有點爲難的。但是話已說出了口，不說「去未免坍塌，以後更不好再見這班學生的面。他自強之心蓬蓬勃勃的在內心燃燒着。他不顧一切的說下去了。

「這第二重錯，便是校長不肯花錢聘請好的教員，出幾十塊錢一月請了我們這些能力不足的教員終日和你們鬼混。這樣，他對不住你們，對不住你們的父母，對不住社會對不住教育對不住國家！」

這些話都是他用了全副力量說出來的。校長只覺得臉上一陣火熱，他實在聽不下去了。他站起身來，令學生散了課，一面請先生到他校長室中去談話。

九

這樣一來，先生在校中的飯運，可算是走完了，這件事，你我都料得到，就是先生自己，也料得到。他和校長一道來到校長室，心中却是舒暢的，不過校長心中却有點氣。校長終是個老於世故的人，他雖裝了一肚子氣。當他坐在自己椅中的時節，却仍是一個笑臉。四十歲以上的人之所以異於三十歲以下的人，就是在你痛罵之後，他仍是還你一個笑臉。

他很客氣的請先生入座，還遞上了一枝煙。慢慢地說：

「適才聽見先生一番高論，實在令我慚愧之至，我慚愧的一點，並不是我這所學校不行。因為這地方的學校，全都不過爾爾。我所最不安的一點，便是我不認識先生是一位教育改造者，先生之才，決不是一個教員，將先生屈在此處，實在是埋沒了英雄。從今日起，我當另聘賢能，提高待遇，為學生謀幸福，以副先生的厚望。」

先生本預備和校長大鬧一場的，不圖校長如此，竟使他無用武之地。他呆立着猶如戰敗的雄雞。

但是校長的笑容仍沒有收，他很客氣的說：

「現在還早，何妨到舍下用些早點。」

校長站起身來，微微的笑。

先生明知這是「逐客令。」他只說了一聲「謝謝，」轉身就退了回去。

先生到了現在，有一句話可以形容他，就是：

「無事一身輕。」

先生走出了校長室的門。自己笑了一聲。他倒真是有「一身輕」的態度，他跑進休息室找理科主任，沒有見着，再查查授課表，原來今天上午他並沒有課。

先生留下了一張字條，走出校長門，便乘車回了家。

照例，先生上樓是要注意前樓的，今天是一個例外，他沒有向前樓看，他一直笑上樓梯。

「事情雖化爲烏有，然而，痛快總是痛快！」

他一逕的踱來踱去，也不知時光之早遲，他聽到有人打門，又聽到樓梯一陣響，一

個人進他的房裏來，他舉目一看，原來是理科主任。

理科主任一見了他，臉上便十分的不悅，他說：

「你怎麼這樣的荒唐，豈不聞『君子絕交，不出惡聲』麼！就是你不預備做學校裏事也犯不上和校長翻臉。」

「我並沒有翻臉呀！」

先生很懷疑的答了這句話。

「我只說了我所要說的話，並且是在課堂裏。」

「你要說，人家是不要聽的！」

「怎麼不要聽，學生對我表示着無限的欽仰呢？」

「校長呢？」

「學校是爲學生而存在，還是爲校長而存在呢？」

「不要說罷！」

主任微微地有些怒意。

「我介紹你到此地來雖不說怎麼的好，但也費了不少的事，你也知道的，你是一個文科的教員，我卻不是在文科辦事的人。如今校長辭了你，我臉上也沒有光輝，尤其難過的，便是他將兩月的薪，叫我轉交給你。」

說着話，他從皮夾中取出一百八十元，點給了先生，隨着歎了一口氣。

先生兩目注視着他，一面接下了錢，自己倒也覺得有些慚愧，他勉強笑道：

「你對我的一切，當然是銘感肺腑。不過事件已經顯露着敗象，也是無法補救，也無所謂深悔，只將這件事看作你我生活史上一個小小的波瀾，被逐着向東逝去，不再惹我們的留戀罷！」

他的語音很低。理科主任想想真也沒得話說，就向他告別而去。

當他去了之後，先生的靈魂又從幻想世界歸來了。他看着一疊鈔票，頓覺得腹中飢腸轆轆。

他想起昨晚至今，未曾有一粒米下肚，寫東西，講話，發牢騷，退職，拿薪金一切的事都在廿四小時之內完成的，而且滿透着滑稽，自己想想也有些好笑。

「飯總是要吃的。」

他自己這樣的說着。

「十幾個小時不吃飯，難道預備去成仙！」

他很快的將鈔票收入了口袋，戴上帽子便奔出了門。

這真是先生最快樂之一刻，他不但是「無事一身輕」並且是「有錢萬事足。」

他跑到餐館中大嚼了一頓，還喝了一些酒。不過酒下肚，再經過湯菜一壓，熱度便往上衝，先生的意志，便不甚清明，而且有點想睡覺。

他本來是預備飯後去看電影，電影之後，再吃飯，吃了飯再看電影，電影之後再用宵夜點心，點心之後回家再窺探板縫中那雙美麗的脚和腿。但是現在頭有點昏，他不得不改變計劃，預備回家去睡覺。

他一路搖擺着回了家。照例，上樓之後是要向前樓一看的。在他舉目向前樓一看時前樓的門正是大開着，一位很美麗的少女，斜倚着妝臺，手中還拿了一枝煙。

「這不就是那洗脚的女人麼！」

先生神志陡然清醒過來了一點，但是酒的力量，實在太大了些，他仍是頭腦昏沉，眼花撩亂，一些兒看不清，當他用鑰匙來開房門的時候，幾次鑰匙頭都送不入鎖洞，自己身體還在搖々擺々的。

那女子嗤的一聲，便笑出來了。

這真是給了先生一重極甜蜜刺激。他再注意的向前樓一看。前樓的房門便拍的一聲關將起來了。

先生開了房門，便向牀上一倒。他覺得真有無邊的快樂，但自己却也說不出爲什麼快樂，他輕閉着兩眼，油然入於睡鄉。

十

這是先生的新生活開始的一天。這種新生活究竟是不是好的。是誰也不能料得的事。即以先生自己論，他也未曾料及。

在他一覺醒來時，已到了晚上七點鐘。他心中一毫不覺餓，他提了水壺買點水來洗臉，兼泡了一壺茶，坐在那裏，對着燈光作呆想。

他彷彿記起飯後上樓的時節，曾看見那前樓女郎的臉，只怪自己酒喝的太多，弄的眼花撩亂看不真切。

喝了一口茶之後，覺得嚼裏淡而無味，這全是幾天失眠和今天大嚼的反應，心裏也覺得油膩膩的，他記得抽屜中尚有板烟，他於是拿起煙斗來，吸他一斗，既以之破岑寂復以之解油膩。心中盤算着自己已失業，應不應該告訴父親。

「告訴他也沒有用的，事既不能恢復，反增加了他的煩悶。」

他自己一面想着，一面盡力的抽烟，那一股股的烟味，從後樓直衝到前樓去。

「香啊！」

前樓女人用一種很嬌喉脆音說出來的。真像銀鈴之響於幽谷，先生的笑容，立刻就堆上面部來了。

「到底今夜去不去！」老太婆說了這一句。

「不去，看他怎麼樣對我。人總不能三百六十天都是好好的，難道不許我請個病假！」

老太婆沒有響。又過了一刻，她說：

「打點開水來罷。」

說着就聽見老太婆取水壺的聲音，拿銅子的的聲音，開門的聲音，下樓的聲音。

前樓低聲的歌唱又起來了。既不像俚詞，又不像電影歌曲，想起來這位女郎，似乎還沒有經過正式音樂的訓練，不過隨便的哼着罷了。然而足音是很好的，好像是在房中輕跳，看光景她還有舞的智識。

先生不再向板縫看，一則因為他懶得起身，二是因為着也看不見，以前只看見兩隻脚，看得有意思，如今整個的身材已在腦中有了印象，再看脚就覺着不愜意。

他一逕坐在那裏凝神的聽，後門的響聲引進了那老太婆，接着便上了樓，進了房，房門倒又關起來了。

「你在找什麼？牆上還有什麼花樣？」

她一面說着，便將水注入熱水瓶，只聽見波波的響聲。

「臭蟲呀！你晚上睡的舒服嗎？」

「我的肉臭蟲是不咬的。」

老太婆說着發出些微的笑聲

「臭蟲咬的是甜肉，苦肉它是不咬的。」

女郎便格格的笑起來了。老太婆道

「小姐，你不要笑。這話是真的，人的肉一種是甜的，一種是苦的。人分不出來，臭蟲是分得出來的，我女兒就是甜肉，我和她在一起睡的時節，她身上咬了一大些包，我一個也沒有，她翻來覆去的睡不着，我是睡的呼呼不知道醒。」

「老東西，你是討我的便宜呢！」

先生聽見老太婆被她打了一掌。

「當心，開水燙了脚面，不是玩的。」

老太婆帶笑又說了一句。

那女郎格格的笑起來了。她好像伏在老太婆身上用力的打，嘴裏說：

「老東西，越來越不成話了，成天的和我開心。」

接着就是一陣打的聲音，抗拒的聲音，扭了一回，兩個人都是氣喘吁吁的。

老太婆帶笑着說：

「不合算，替你做事還給你打！」

先生聽了這一番的決鬪，心中滿透着新鮮，他擦了一枝火柴，將煙斗待燃起來，拚命的吸。女郎說：

「說點正經話罷，這麼一大些臭蟲怎麼辦，你替我捉罷！」

「捉那裏捉得了這麼多，你將牀上的捉完了，他們不能從攔樓上下來麼？攔樓真是個臭蟲窠，有一天我看臭蟲從攔樓上下來，真像排隊的一樣。」

「那怎麼辦呢？睡在牀上儘等它們咬！」

「房東那裏有飛而生的。」（註：飛而生是臭蟲藥）

女郎鼻中嗤了一聲道：

「那他肯借給你嗎？」

「貼他兩角錢不行嗎！」

這幾句話說的非常低，但先生却聽得十分清楚。接着她們的聲音便更低了。老太婆道：「攔樓上打了飛而生，仍舊是不行的，後樓的臭蟲，還是可以爬過來！」

她聲音雖低，先生的聽覺却分外的靈敏，他心中想着：「我也想用飛而生來掃清臭蟲咧！不過他不敢多想，他要聽那女郎的話，女郎輕々的說：

「不知他怕不怕？」老太婆道：

「不知他是苦肉還是甜肉呢？」

「一定是苦肉！」女郎搶着說了這一句，兩人便格格的笑起來了。

先生句句聽的明白，心中也不知是快樂還是難過。他又不好意思走到前樓和她們討論消除臭蟲的計劃，他心裏呢，却也真想用飛生來掃除一次。

他聽見老太婆下了樓，料想是去租飛而生藥水噴筒去了。前樓的女郎正在搬梯子要上攔樓。這攔樓本不是一個樓，住過上海工人屋子的人，全都知道的。所謂上海的房子的一樓一底，實際就是樓上一間樓下一間，樓下一間的前面是一個極小的方天井，樓上的一間後面，另有三級樓梯通曬臺，曬臺底下一間是一個矮小四方的廂。通常叫做亭子

間，亭子間的下面便是廚房。租房子的人將樓下一間，一隔爲二，一做客堂，一做臥室。復將樓上一大間一隔爲二，一叫前樓一叫後樓。通常樓下總是二房東，將全房租下這樣一隔，樓上便可容納三家房客，一前樓房客，一後樓房客，一亭子間房客。

但是什麼叫做攔樓呢。那便是樓上一隔爲二，上面離天花板尙高，尤其是中間的屋脊，更顯得高，聰明的二房東，便在前樓後樓的中間，憑空在兩邊的牆搭上起四根木料，木料上鋪起板來，叫做攔樓，他的用意是放不用的家具，不過有人也租給人當做寄宿之所。

先生所住的這所樓，上面的攔樓是沒有東西的，也沒有租給人，看房東的意思，是預備租給人的，不過沒有得着相當的房客罷了。

先生知道前樓女郎要上攔樓，心裏便非常着急。因爲上了攔樓，他房中的全景便可歷々在目了。在理。先生應該喜歡。他渴望了幾天想看女郎之面。始終未曾細看，只在板縫中偷看了她的脚。就是今天午飯後雖偶然看見一次，又是頭昏眼花，未曾細々鑒賞如今人家親自上攔樓來送你看了。先生倒又有些發急。

人是的確有這種情景的。喜歡偷看着，有許多小說描寫新娘子偷看新郎，還有許多伶人在舞臺演着偷看的把戲，博得觀衆贊美。偷看不單女子喜歡，男子也喜歡，男子在街上看見女子後影的時節，必定奔上前去，有意無意的偷看她幾眼，倒是從正面來的，反而不好意思看了。先生的意境，正是如此。

然而先生之發急，還不僅是爲的不好正面看她，尤其怕的，是他的一切，頃刻要被那女郎研究，他心中不住的想着。她是居心來看我的。我更無處藏躲。她看我的時節，我還是坐着好呢，站着好呢，低着頭好呢，還是講話好呢？女郎將梯子靠好之後，便一步一步的往上爬，那一級級的足音，正打在先生的心坎上。

先生一逕坐在那裏發急，不知怎樣纔好！

十一

先生聽見老太婆租得非而生的唧筒上了樓，也聽見那前樓女郎的足，踏上了攔樓的板。然而他始終是正襟危坐，不敢朝上看。

「喲！這房間倒是清爽呢！」

一種尖脆和悅的聲音，向先生耳鼓中直攢。先生的頭，真是不能不抬起了。他不是木頭，人家已做到了這般地步還能不理麼？

不過先生的頭一抬，先生的笑容就自然顯露於面部了，當他眼睛轉到女郎的時節，他看見她穿了一件藍色白花的旗袍，長髮披肩，足上穿着很長的絲襪，配着一雙普通的布鞋。她有雪白的面龐，烏黑的長眉，血紅的嘴唇。

她很幽閒的向先生笑了一次，她的頭回過去叫老太婆上了攔樓。

這件事要是在前兩天發生，也許先生要用幻想來增加她的美麗。他或者要將這攔樓幻作雲端，雲端裏站着一位仙女。他或者要把這攔樓幻作歐洲中古的城堡，城堡中困着的女郎，向他這位武士輸送愛情。

不過如今的先生不是這樣的人了。他已從幻想世界中歸回到現實。他看着老太婆拿了唧筒上了攔樓。

老太婆看見先生也笑了一次，又像是對着先生打招呼，又像不是。先生也不知怎樣答禮。他站起立對着攔樓微微的笑。

「這上面灰塵太厚，不掃，非而生打不到縫中去，沒有用。」

老太婆說話時望着先生，似乎是說一掃之後，先生房中要接受很多的灰塵。聰明的先生，他會了老太婆的意。他說：

「我將被捲起來，讓你掃，行嗎？」

女郎又笑出來了，她說：

「棹上的書也得用報紙蓋一蓋。」

說着話她登々地下了梯，取了掃帚拋給了老太婆。一轉身就走進了先生的房，很自然的說：

「灰重呢，到我那邊去坐一會兒，靠我那面欄樓上是有板壁的。」

她說着堆下滿臉的笑。先生身不由主的隨了她走進前樓。這前樓陳設的並不複雜，一張牀，一張方棹，兩椅兩橙，一個衣櫥，一個妝臺而已。先生進了她的房，就聽見欄樓上的老太婆道：

「先生，你的房弄的到處皆是灰了，我等一回兒替你收拾罷！」

「不要緊的，不要緊的，」先生端了一杯茶，仰望着擱樓上的灰塵一陣々地從地板壁中向他茶杯裏落。

擱樓上的唧筒，噠々的響起來了，老太婆嘴裏不住的唸着：「噏死你，噏死你。」樓下的小姐也被她將興趣打起來了，她不願先生在她房裏做客，她一逕奔上了擱樓，搶過唧筒，痛唧一頓。這裏先生也丟了茶杯，到自己房中收拾去，老太婆也持了掃帚抹布進了先生的房。

可憐先生是並沒有掃帚的，他雖然有個抹布，却從來沒有洗滌過，只能抹桌上的水却不能去這樣厚灰塵。

老太婆是個有能力的人，不到一會兒工夫，便將先生房間，掃抹的一新，先生陡然覺着自己房間，頃刻變成清潔的可愛，他送給老太婆四角錢。

當老太婆下樓去洗滌抹布的時候，擱樓上的唧筒便遞下來了。先生從來沒有做過這種事他只知道用電筒照着臭蟲，看它們是怎樣的一個形狀，他不知臭蟲的巢穴，和臭蟲來往的路線。他空唧了一陣，擱樓上的姑娘便笑着下梯走進了他的房。

像對待老太婆一樣的，他搶過唧筒對着所有的板縫唧了一陣，不圖被先前擺在地下的洋裝書絆倒，跌在先生的牀上。

先生不知怎麼辦，姑娘却很快的起來，她的臉雖然起了紅暈，却像並不十分的羞怯。先生却去燃起火油爐，預備燒點茶，款待這位新相識的女賓。

「烹茶敬客」本是一件雅事，可是對文人用之則雅，對於這位女賓，則覺太迂緩了些。她啣了一刻兒，便奔回自己的房中去，叫老太婆倒水給她洗臉，所好的一點，便是她不似從前：進房就關門，今天的門大開着，先生立在火油爐旁，視線穿過了兩個房門，恰能斜視着她擦臉，畫眉，點唇，理髮，先生一逕地的看着，心裏覺得非常的愉快。

先生聽得她叫老太婆去買瓜子，先生這邊便泡好了茶。瓜子買來的時節，這位小姐便又請先生帶了茶過去，三個人坐着談話。

在談話的當中，這位小姐告訴先生她以前讀過書的，她知道先生是個教員，她要常向先生問字問書，她還揀了一張舊報紙，唸了一段新聞，帶唸帶講，三個人哈哈的笑着，

這一小包瓜子大王實在不够三個人吃。雖然老太婆只隨便的吃了兩粒，不到一會兒功夫，只剩了桌上一個空包，地下一地的空殼。

瓜子吃完了，茶也喝够了，這明々示着人已盡了興，雖然先生的興沒有盡，他也得告辭的。他十分感激姑娘送他到了房門口，一聲「明朝會」儘管在先生腦中不住的縈迴。

先生今晚可算真的快樂了。他不單是「無事一身輕，有錢萬事足。」還得如金錢買不着的精神肉體兩方面莫大的安慰。

十二

先生自從得了安慰之後，頓覺得這個世界物々而有生氣了，尤其是他這房間，從前覺得臭蟲滿壁，不可一日居的，如今覺得春意馥郁，令人神爽。

因為神爽他便睡不着覺。他呆々的坐在椅上凝想，他既不想窺探板縫，也無心再聽她們的言語。這是先生的進步，一個可以讚美而又特殊的進步。先生本是一位已結過婚的人，可憐他雖說是一年斷絃，實際同居的日子還不到兩個月，他和他的夫人本是憑着媒妁而撮合的，兩個月中，初不過進行了朋友之愛而已。

先生對着當前的前樓小姐，竟憶不起他死去的妻，妻的印象在先生腦中，委實過於薄弱了。他將他自己看作是一個未經結過婚的人，前樓小姐就是他的一個女友。

「她到底是一個什麼人？」

先生在牀中一逕的想着。不過這個問題原不是靠着玄想所能解答的，更不是由着這短時期的觀察或談話而能分析得一結論的。不過先生既有這種心思，他自然要進行尋求一個答案。

次晨，先生起身的時候，前樓的小姐，也就起身了。老太婆照舊的出去打開水，先生也照舊的點起他的火油爐。先生的房門一逕地開着，先生仍站在那火油爐旁。前樓的房門也一逕的開着，小姐正立在妝臺的旁邊。兩邊都能看得見，這是前後樓互通聲氣的一條捷徑。

小姐笑起來，問先生說：

「今天不到學校裏去嗎？」

可憐先生已經失業，無學校可去了。他被這位小姐一問，心中不免有些難過，但是

他自強之心是不會消滅的，他說：

「學校不去了！」

「那末，你沒有早飯吃呢？」

先生笑着搖々頭。

「我是廢止朝食，不吃早飯的。」

小姐也笑了。她抬起手臂看了一次錶。

「喲！十點多鐘了，看我們睡的簡直不知道時候！你的午飯呢，你房中沒有鍋爐呀！」

「外面去吃的！」

「那倒是有趣味的，天々在外面吃。」

「今天我們一道兒去吃，好嗎？」

先生很大膽的說出這「做東」的話，他兩眼直望着小姐，充滿了懇求的意態。小姐却很慨然點了點頭。老太婆已經提水上了樓。

先生的喜歡，可說莫可名狀，他趕緊的洗臉，整理整理衣裳，戴上了帽，走出房門的時節，前樓小姐已經打扮的花枝招展等待着他了。

這是一個晴明的天氣，先生在馬路上和女郎一塊兒走還是第一次，他的嘩嘩袍子上已露出舊的顏色，舊直貢呢馬褂子上也顯出油光，帽子還是兩年前買的。教育界做事，已將鮮明撲人的印象掃盡無餘，徒存着一領舊的衣衫，單籠着一團暮氣。

『學校裏先生都穿西裝的，你怎樣不穿呢？』

小姐有意無意的說出這一句，先生自顧着衣衫，本來就最怕聽這句話，不圖她竟然說出來！假使這句話要是從男朋友口中說出來，先生定然要說出在倫理上，道德上，國家尊嚴上，國際關係上種々不宜穿西裝的理由。無奈今日出之於女郎之口，先生不能說什麼。先生的心裏只覺得是嫌惡他衣衫過舊的表示。和女郎一道在馬路上走，不應該穿舊衣服，是要換新衣服的，是新衣服是什麼？就是西裝。先生心中只有新舊問題，沒有國體觀念，更想不到什麼綢緞呢絨。

『這身衣服真是舊的不堪，我就要做一套新的衣服了。』

先生心中想到腰間的一百七十幾塊錢。

『聽說做西裝要在身上量尺寸的。』

『是呀！在身上量尺寸，爲的是要合身。』

『這就比我們好了。我們做衣服，先要自己開尺寸，做的來一量，還和開的尺寸不合。尤其是胸大，腰大，坐腰尺寸既難開，做來常々不合式。』

『那你們不會也在身上量？』

先生暗々の笑着，足下却走的非常輕鬆，姑娘的興還沒有盡。她說：

『聽見人說，你們男子肩頭不高，可以叫裁縫釘些棉花在衣的裏面，撐起來，是不是？』

『恐怕是的。』

『我們女人就不能了。』

『怎麼，女人也要高肩膀麼？女人的肩要圓下去方好呢？我們常叫它爲美人肩，美

人的肩，還不好麼？』

小姐含羞的一笑道：

『你不要假癡假呆罷！誰說女人要肩高來，男人要的是肩高，女人要的是胸大。』

先生的眼光便隨着她的語尾，溜到了她的胸前。今天她衣服十分的薄而緊，有倆粒硬的乳頭，藏在衣裏微々の顫抖着，先生不覺十分的輕鬆往前進，一直便到了菜館。

菜館中的事，是非常平淡的，先生既未將它當作和女友的叙飲。小姐也沒有將它看作先生的款待，他們出門的時候，是下午兩點半鐘。

照先生的意思，是要和這位姑娘一同回家的，但是姑娘拒絕了他。姑娘說她要去銷假，先生問她在什麼地方銷假，她只回眸一笑就跳上了人力車。

先生呆々地立在路旁，姑娘的笑容也沒有收，人力車拉轉了頭，姑娘說：

『等晚上回來再和你說罷！』

『幾點鐘？』先生急忙的問。

『十二點。對不起，你等我一會兒，我還有事要找你呢？』

先生點々頭，很沉悶的獨自回了家。

十三

先生此時對於這位女郎的情感總是很生疏的，這裏沒有巨大的刺激，更沒有甜蜜的愛而主角還是兩個思想生活極其不相同的人。不過所好的一點，先生既不是不通情，女郎也不十分的高傲或拘束。

先生回了家之後，便又從現實世界走入幻想了。他回憶到昨天的一切，好像是走入另外的一個世界，學校中的世界，好像是刀戟森嚴羣衆互鬪的戰場，時時刻刻要當心的昨天呢。好像自己在家庭中和自己的妻整理着家庭瑣事，有愛，有甜，有溫，有花，有香，有脈々情絲，往來浮游纏繞着，他笑，從心裏默々的笑出來。

他燒了一點水泡茶，自己面前攤開了一本書，也不知道是本什麼書，他糊裏糊塗的朝下看。

『噯啊，噯啊！噯！……呀

咱們全是窮光蛋哪！

酒店窩子是我家，

大海小洋是我媽。

賒米賒酒賒布柴，

溜來溜去騙姑娘——

管他媽的，滾他媽的！

咱們全是窮光蛋哪！

噯啊，噯啊噯，呀！」

先生的精神不覺一振。

『這到底是一本什麼書呢？』

他心中這樣忖着。翻開書殼一看，原來是穆時英著的南北極。這書雖然是搬家之前就買了的。卻一逕擺在棹上沒有看。

他想着自己就是個窮光蛋，何妨溜來溜去騙姑娘呢，管他媽的，滾他媽的。

『我就是一個窮光蛋？』

他心中這麼重々的說了一句，一手就掏出了袋中的一百多塊錢，他站起身來數了又

數，自言自語的道：

『做衣服，新的西裝，陪着女人在馬路上逛，你是被教育界摒棄的份子，你枉學問枉讀了許多書，認不清社會那些看不清事理的人，懦弱的人，亂捧亂拍的人。』

『表格教育萬歲！不適合社會的教育萬歲。弱不禁風，你我相糊的一切的教員和學生萬歲，強硬似鐵，圓滑如珠的學校長萬々歲！』

他在心中三呼了之後，便戴上帽子出門去做西裝。

這下午一直到夜間的光陰是都市中最熱鬧的時候，然而在先生卻滿透孤獨的悲哀。他回家是孤獨的，在外面也是孤獨的，他一縷靈臺光線無所寄托，卻專等着和前樓小姐相晤的時刻。

先生棹子上的時鐘，已走到了十二點，屋子外邊仍舊是靜々地了無人聲。先生老是疑心自己的鐘走的過於快了。他心中雖然是十分的急。但是他卻耐心的等着毫無怨悔。

他呆視着時針走到了一點，後門上好像有鑰匙的響聲，前樓的老太婆已入了睡鄉，這正是前樓小姐歸來的時刻。

小姐有一粒瓜子在手中，她沒有吃，便笑出來。

「我說你疑心我不是！」

「不！我是沒有此心的。有什麼話儘管說出來罷！」

「一個人總有不高興的時節，女人不高興，自己就哭々，哭過了自已就將不高興嚙到肚裏去，所以常々的就有氣痛的毛病。男人呢，不高興的時候就生氣，氣上半天，就出去找女人，找了女人他的氣就完全消了，對不對？」

先生萬想不到她會說出這句話來的。他一聽就好像是說他，不過心裏轉念着，自己雖然不高興，然而她不知道，自己也沒有出去，也沒有找女人，和她相識，是經臭蟲介紹，先發言的還是她。他想到此地，膽子便壯了好些，他復將這番言語研究一過，覺得也還有一番真理。他毅然的答案道：

「不錯的，世上的確有這種情景。」

「像你一樣的教書先生呢？」

先生笑道：

「教書先生也是人，人還不是都差不多！」

「他找着了女人，女人應該對他怎樣說話他纔覺得快樂？」

先生一想，她的話越說越到自己頭上來了，自己是男人，是教書先生，是不高興，是找着了女人，女人應該怎樣說話？

他以先躊躇不敢答，但他自強之心是永不消滅的，他索興壯了膽的說：

「可說的話多着呢！隨便怎樣說都行。」

小姐登時臉上現出眉飛色舞的狀態來，很輕快的說道：

「先生，我謝々你，請你就將那可說的話寫在一個字條上給我吧！」

這真是一個帶有滑稽性的難題，輕々巧々の送給了先生。先生暗々の想着：「這怎麼辦，原是說着玩的，怎麼好寫出來呢？不寫罷，她一定不肯答應的，寫罷，無從寫起，」他儘望着那瓜子出神。

先生如果是一個會鬪笑的人，和她說幾句鬼混的話，也就完了，如果是一個很呆板的人，向她說一聲「睡覺」她也就不好深追了，如果是一個很魯莽的人，只消用手向她

臉上一摸，她也必一怒而奔往前樓，這個難問題也就經經的解決了，無奈先生既不會鬪笑，又不呆板，又不魯莽，他肯等她到深夜，肯隨她的意旨去做西服。惦念着昨晚的款待，還預備了一包瓜子，他要和她結朋友，不忍拂她的意，這個問題便難了。

這難問題終是要解決的，先生無法解決，儘望着瓜子發怔。

「這事一些兒也不難的。」小姐堆了滿臉的笑。

「你將你自己看作是一個不高興的人，隨後用我的口氣寫在紙上，不就行了嗎？」

這幾句話真打動了先生的靈機，他「順水推舟」的說：

「行了！你真是一個聰明的人！我真是一個不高興的教書的先生，今天遇着你，你說罷！」

這位女郎的臉，不覺生出紅暈來了。她也望着瓜子一語不發。

先生却不慌不忙的從抽屜中抽出紙來，右手執着筆，等待她說話。

「說呀！我等着呢。」

小姐輕輕的歎了一口氣。

「你，也未免太刻毒了罷！」

她說時聲音非常的輕，她的眼立刻就閉下來了。她慢慢地說：

「親愛的先生：」

先生的心弦立刻便抖動起來了，他顛巍巍地執着筆，也不知怎樣是好。他仍接着說

「我知道你心裏的憂傷，我願意你知道我心裏的憂傷。我是一個二十歲的女孩子，而且是一個孤苦伶仃的女孩子。我母親早就死了，我父親是被前年大水。因為救塌埂沖死了的，我一直沒有看見他的屍，也沒有聽他一句遺言。」

她說到此地，兩隻閉着的眼有兩滴晶瑩的淚珠滴下來。

先生的心，只覺得往下沉，像小石塊的石頭，用一根細線，吊在喉間。

「我們那裏的女子，賣價是一歲一塊錢，我是個沒主的人兒，被人拐帶來到了上海兩年來昏天黑地的過日子，拐我的人也死了。我方得自由自在。」

她的眼睜開了，趕緊將手帛拭去眼角上的殘淚。接着便笑起來問先生道：

「你寫好了沒有？」

先生真的莫名其妙，她爲什麼如此，究竟這些話是不是對自己說的？如是，爲什麼不明說而要如此的做法？

「這樣寫行不行？」

姑娘問出這句話，先生道：

「行的，但是你爲什麼閉着眼？」

「我以前的事太傷心了，一提我就要哭，一哭就說不出來，還是閉着眼，眼淚可以不流，纔能說的下去。」

先生睜着兩隻眼望着她。她說：

「你不是女子，你不知道女子流眼淚的難過。你也不知道女子想流而不能流的苦處。幾年來我纔學習了這個方法，在牀中，在被男子侮辱的時候，和男子接吻的時候，用來都很有效的。我閉着眼就看見我父親，他在空中用手撫摩着，我得了安慰，我的淚就不流了。」

她說了這一番話之後，她的眼淚就大流了。她不顧一切的伏在先生肩頭抽抽噎噎哭

個不住。先生坐在那裏，真是呆若木雞。

不過她哭了一會兒就不哭了。立刻拿手絹拭去了淚，一面打開手夾敷了點粉，却又面向着先生發出微笑的容顏。

先生現在真有些怕，因為她情感變的也太快了些。先生自覺着腳齋中人物，深更半夜，不知何處來的這又哭又笑的孤鬼。

這懷疑的光線一陣陣由先生目中往外鑽，她也看出來了。她說；

『你別以爲我笑是奇怪的，笑是假的。我傷心是真的。我笑是爲着你，我在你身旁哭了一陣，不笑，你心中豈不難過。我知道你們男子喜歡看女子笑的，尤其歡喜看女子哭過之後的笑。兩年來我照這樣做過不少回，許多人說我會表情，他們都以爲我笑是真的哭是假的，但是我借此掩沒了許多的惡感。』

她說着便吃瓜子，先生只顧向她望着，不發一語，她瓜子吃的很快，頃刻之間，滿地都是殼。她叫先生拿起筆來，一面說；

「再寫下去。」

『我想，人生在世上，總有不如意的。事。你錯了怪他，他錯了怪你，你和他都錯了。就怪天。』

『我告訴你，我也是一個不如意的人。世界上不如意的人，儘多着，決不止你和我』她說着提起茶壺來倒了一杯茶。送到先生的面前說。

『你喝了我這一杯茶，就算是你認識了我。我的悲哀，我的經過。』

『你記着，我站在你的面前時。』

先生一逕沒有寫，猛然的問道：

『這也寫上去嗎？』

『自然的，怎麼不寫呢？你忘記了罷！』

『沒有，我一個字都沒有忘記的。』

先生便一句句地聽了下來，問道：

『還有嗎？』

『還有，你替我添上去罷！』

先生想着她倒茶的光景，眼睛看着這些可愛的句子，他心中真是充滿了快樂。他口中一面吟哦：

『你記着，我站在你的面前時……這世界上只有你和我。』

他順口唸了出來，問道：

『添上這一句好麼？』

『這世界上只有你和我。好極了。』

她不禁脫口的贊了一句。

『謝々你費心，時候不早，你也得睡覺了。』

她說着也不待先生的回話。一手便將那字條兒，摺疊起放在手袋裏，跳舞似的回了前樓，喊醒了老太婆，先生呆坐在那裏，真像做了一場大夢。

十四

這一張字條寫過之後，倒又使先生不能睡着。他雖然是按照平日的方法脫衣進了被就將電燈滅息也不能睡着。

他聽見房東屋裏時鐘報了三點，他竟然沒有一些睡意。他想前樓的小姐到底是個什麼人。

『她恐怕是個妓女罷！不是的，決不是的。是妓女不會沒有嫖客的。』他又自己推翻了自己的意見。

『恐怕是個舞女，但是夜間也沒有這樣的空閒。』

可憐先生並沒有到過妓院，他那裏知道妓女應該有個什麼樣式，他也沒有到過舞場更不知舞女是一種什麼狀態。他只是胡亂的猜想罷了。

『不管他是妓女或是舞女，她終究是一個可愛的女孩兒，而且還是一個可憐的女孩兒，她悲她的身世，淚流的太好了。話說的尤其好。她怎麼觀察男子，有那樣的深切！』實際說起來，前樓小姐的一切，決不是先生所能觀察出來的。小姐年歲雖比先生輕然而她所見所聞的，實在高出先生許多。先生只知道學校，教員，校長，學生，圖書館一冊一冊的書，書裏面的字，字旁一幅幅的圖畫。

他會發牢騷，會罵有學問的人，會有高深的或奇怪的思想，會背詩文，會說書上的

話。他是社會上所視為清高的人，社會上所視為清高的人，本領不過如此。

他雖然睡在牀上想，想來想去終究是空的。他睡不着，只不過傷了他的身體而已。

他入睡鄉的時候是四點多鐘，但是一睡就不知道醒。醒來的時候已經到了下午兩點鐘，前樓仍照往常一樣的靜寂，先生亦照往常一樣的無聊。

他只好仍翻開穆時英的南北極來看。那些強烈的字句像：

『溜來溜去騙女人，管他媽的，滾他媽的，』

也不能引起他的注意了。他只是渴望着天晚，夜半，前樓小姐歸來的時節。

他喝了許多的茶，肚中也不覺得餓，到了三四點鐘的時候，走出去一趟，因為實在沒有事做，便在小館中用了一餐飯，又在馬路上走了半天，回來靜心等待小姐的歸來。

今天小姐的歸來似乎比往常早一些，但先生的鐘究竟準不準，連先生自己也不知道小姐歸家的情景，也和昨晚的一樣。她第一句話却是：

『謝々你，昨晚替我寫的那個字條兒。』

她說着便走到先生房裏來。很幽閒地，理一理額前的髮，便在手袋裏取出一個字條兒遞給先生：

「看！你昨晚替我寫的字條兒，今天已經得着了回音！」

這真是使先生整個兒的呆了。他不知她所說的話，究竟是一番什麼意思，他怔怔的打開了那字條兒看；

「我們相識了好幾天，我不過以為你是個普通女子。如今，知道你是一個不同凡響的人，我十分的佩服你。我誠然是個不如意的人，但我不像你所說的那樣『怨天。』不過你能以知道我是因為不如意而來此，我已經是十分欽佩！」

先生雖然將這條兒看了幾遍，但他仍舊是莫名其妙。他忍不住的問道；

「這個人究竟是誰呢？」

「上面不是寫的清清楚楚？」

小姐答了這一句話。

「上面寫的不過說他和你認識了好幾天。」

「是啊，他就是一個我認識了沒有幾天的人。這個人當然是男人，我用不着向你說的。」

先生只呆望着她，他有一肚子話要說，不知從何處說起。小姐笑道：

「我告訴你罷，他和你是一樣的人，一個教書的先生，自我遇見他的時候起，他就有憂愁掛在臉上，一連好幾天。」

先生越聽越呆了。他總疑心着一切都是在講自己。但他却不敢直認。小姐說：

「我遇見的人多了，全都是嬉皮笑臉的，沒有一個正經人。只有他，是我遇見的第一個，你，是我遇見的第二個。」

先生這時方知道，不是在講自己，講的是另外一個人。不過他對於另外的這一個人發生了很強烈的追求心。他凝神的聽。

「幾天都沒有和我大講話，有時他發出一點笑，有時竟呆呆的望着我，像有許多話要說，有一天我問他爲什麼如此，他說他有許多不如意的事。你想，他是因爲不如意而不願在家裏方跑出來的。有人告訴過我，男人找女人是不得已，因爲他心裏不如意。」

先生聽的出了神。

『因爲不如意出來找女人就遇見了我，他也就可憐了，我也是個不如意的人，我做不出那些亂扭亂跳的樣子。不知他也是很奇怪，他也不嬉皮笑臉，我便很喜歡他，我和他也不說什麼。所以我就想個方法寫個字給他，看他怎麼樣，恰巧遇着你，就將這件事托你，你竟替我辦到，並且他給了我一個回條。』

這時候先生就恍然大悟了。他回想着昨天晚上的一切，全是被這位小姐所玩弄的，自己等了她好些時，原來是做了她的奴僕。他心裏不禁怦怦的跳起來了。他雖然是個有學問的人，他的妒嫉心仍緊貼着高等動物一切本能而存在着。妒嫉和怒火本是相連，但是他深知男子的怒火、不應發洩於女子之前，他的臉只一陣陣紅起來，無精打采的向牀上一坐。

『氣了嗎？』這位姑娘堆下了滿臉的笑。『我懊悔我不該這樣說的。』

她盈盈地走到先生面前，仍舊帶笑和緩地說；

『我將你當作一個誠實忠厚的人啦！』

先生仍沒有響。她格外靠近了先生，低低的說；

『我現在十分懊悔，昨晚不應該伏在你肩頭一哭。』

這句話真是如怨如慕，如泣如訴的說出來，昨晚的情景，便在先生腦中一現。

十五

這是姑娘最惹人憐愛的一刹那。引起先生已往的迷戀。

先生想着昨晚上的哭，委實太動人憐愛了。她哭，是將我當作一個知己的人啦！哭過了笑，全是爲了我。

『我笑是爲着你，我在你的身旁哭了一陣，不笑，你心中豈不難過。』

『我知道男子歡喜看女子笑的，尤其歡喜看女子哭過了之後的笑。』

『你喝了這一杯茶，就算是你認識了我，我的悲哀，我的經過！』

『你記着，我站在你面前時，』

這世界上只有你和我！』

她現在是站在先生的面前，而且嘴裏還有柔和話語，先生的妒嫉經此一番的思維，

便整個兒的消失了，他想那個不認識的男子，只不過是一紙空言，自己呢？却是「身歷其境。」人間的幸福，是在這一個房中，不在那一葉紙上。他心中陡然開爽了好些，慢慢地說；

「我也是一個不如意的人啦！」

他說着，兩眼緊望着她。她的身子更貼近了，她用右手輕托了先生的下頷。左手輕覆在先生的肩膀上。慈祥和微笑的容顏現出來，好像一個慈母撫慰着嬰兒，輕輕的道。

「你叫我怎麼辦呢？在這樣的深夜裏，我一個女孩兒家，站在你面前，和你這樣的親近着，告訴你一切心裏的話。這也算做到盡頭了。你……你還要我怎樣？」

她已說不成聲，淚珠滴溜溜地掉下來了。先生的心，大々的感動，他立起身來，從懷中取出帕兒替他拭淚。

小姐慢々地在先生的牀上，先生也不顧一切的坐在她的旁邊，微笑的望着她，眼中滿含懇求的意態。

小姐的淚也收了進去，但是沒有笑，她很誠懇的說……

「世界上最苦的人，便是心中有不如意的事而沒有地方去說，沒有地方說，準得憂悶到死了爲止的。不過就是有地方說，聽的人不能了解他，也是無用的。什麼人是了解他的人呢？那便也是一個不如意的人，不如意的對於不如意的最能了解。」

她說到此處，臉上很是莊嚴。漸々由莊嚴化爲愁慘，她靜々の說：

「從前我也遇過一個不如意的人，他很激烈的和我說了一夜話，我那時纔到上海來不懂得什麼。只不過陪他隨便談々罷了。第二天他走的時候，像是失了魂魄，以後也就沒有來過，但是我聽他朋友告訴我，說他已經投了江，我現在還有時夢見他的樣子，我深悔那時不能了解，沒有替他個方法解除他的苦悶。」

「人有苦悶是要解除的，尤其是你們男子，性情暴躁，常々の想不開，女人想不開不過是氣痛憂悶，雖沒有快樂，但是還不至於死，男子便不是這樣，想不開有時竟不願活着。」

她緊握了先生的手，先生沒有說話，她又接着說：

「我自從那天起，就立定志向去安慰不如意的人，我要知道爲什麼不如意，我要替他

想個法子去解除。你替我寫那個字條，可算是完全滿足了我的意思，現在十分的感激你！

先生聽了這一番話，什麼也不說了，其實要說，也是無可說的，他只迸出了一句：

「他就是回了你一個字條兒，你也不知道他爲什麼不如意。」

小姐微微的笑起來道：

「能回一個字條，我就不怕了。所怕的就是他看了我的字條不理，那就沒有辦法了，」

她說完話便立起身來。

「時光已不早，你也要休息了，明天早些起來，在我房裏吃午飯行嗎？」

她也沒有等待先生答應，便回了房。

十六

這第二天的早晨，先生便走入家庭的生活了。本來先生只有一間後樓的，後樓除去了書籍，牀鋪，衣箱，更沒有什麼東西可以引起先生的注意。先生的書既讀不下，覺也睡不着，吃飯也要出門，買東西也得出門，大小便還要走很遠的路，甚至於什麼事都沒

有，到了窮極無聊的時候，也只好出門，那便難過之至了。

先生的生活，本來只有兩句話，叫做出去就無聊，回家就煩悶，他的路線就是房間樓梯，馬路，飯館。飯館，馬路，樓梯，房間。

這幾日來全是過的這樣生活，無論是誰，也覺着難過的。他今天却不然，他往來於前樓，後樓，曬臺，灶間，旁邊還有一個女郎談笑，手中的事是淘米，切菜，殺魚，煮肉。他們三個人一塊兒活潑的做下去。前後樓頓然充滿了生氣。

人生無他求，不過是夜間有一個快樂的睡眠，日間有個愉快的家庭，可口的飲食，和一兩聲笑話。先生如今整個擁有着。可憐他過着機械的和孤獨的生活，已經幾年，一旦遇此，怎能不隨之而化。

這餐飯吃的非常快樂，全是富有家庭風味的，較每日餐館中零吃有味的多。在吃飯的當兒，先生述了他失業的經過和家庭的狀況。照小姐的意思，是要叫他廢績舊業。先生雖然拒絕了好幾次，終被小姐說服的不忍嚴辭反對。

在小姐出門之後，先生的難問題却又來了。他想「廢績舊業」實在是一件難事。雖然

小姐指示着他仍去找理科主任，他終覺得有些不好啓齒，不過他既已答應了她，晚上給她回答，他總不能不去一次。

他很難過的走到理科主任的家裏，主任却不在家。師母正在堂中看着兩個小孩子游耍戲，主任的家，也是一樓一底的房子，不過他不做二房東，全房只是他一家住着而已。先生平日來，從沒有注意過他家裏的一切，而且來的時候都非常的短促。不是約主任出去看電影，便是來商量幾句話之後，即行告別。而且每次都是知道主任在家方來，主任不在家他從沒有來過。

今天來的時節。情景完全不對了。他是有一句不想說的話要說。他要察時度勢出之以謹慎，不圖主任不在家，但他是非見不可。他只好等待着回來。

他受了師母的招待入了座之後，他的心略々定了一點，他和師母本來沒有什麼話可說，他開始注意着主任的家庭。

這個客堂佈置的十分簡單，却予人以雅的印象，中間一張小圓棹，左設花盆架，架上有花，右設單人沙發二，中鑲茶几。四面有畫，也都是很淨素。

在先生的目中，並不是愛他這個客堂。他覺得在客堂中的人是很可愛的。師母今天穿了一件短袖長旗袍，長身玉立的那烏黑有光，滿布浪紋的髮下，配着一個圓圓兒的粉臉一笑就是兩個酒渦。

兩個小孩子也都是西式服裝，而且也都非常的活潑。先生在自己住的弄堂看的盡是些短衣、黑臉、憨頭憨腦的孩子。如今看了這一對小孩子，心中覺得真是可愛，他偶然觸了他們的臂，真是光瑩膩滑，無與倫比。

先生想着主任的福，就比自己高多了。他的歲數，也不比自己大多少，他竟有如此一個家庭，自己呢，幾年的鰥居，弄到現在，仍舊百無聊賴。

先生一面想着，大門上的輕敲聲發出來了。師母去開門，兩個小孩子接上去喊「爸爸。」先生不由得站了起來。

先生初見主任的時候，臉上覺着很爲難。但主任仍將先生看作老同學，並不覺得怎樣。

他一進門，便將手中的一個方紙盒子遞給了師母，一面便請先生上樓去坐。一面便

叫師母預備茶。

這樓本來也和先生所住的樓一般大。不過先生所住的樓已經一隔爲二，成功了前樓後樓，主任所住的樓，仍是一大間而已。因爲他是一大間，所以便覺得格外的寬暢和舒適。那南向的一排玻璃窗都擦的淨無纖塵。靠窗放了一個寫字檯。西壁靠着的是衣櫥和妝臺。最後是一張牀，牀後接着一張小牀，那光綫從前後窗子射進來，令人覺得這個房間十分溫暖和雅潔。

主任讓先生在寫字檯前坐了，師母送上來的乃是可々茶和蛋糕。主任微笑的向師母說：

「我說今天也許有客來，果然是有客來，好久沒有來的客，今天來了，不枉我到街上買一盒蛋糕。」

師母抿着嘴兒笑的沒有說話，她轉身便下了樓，主任道：

「剛買來的吃一點兒！」

先生心裏不覺喜歡又是難過。主任却已喝了一口茶，一塊蛋糕，已經拿在手內，他

說：

「這兩天府上來信嗎？」

「沒有，我失業之後，也沒有寫信回家。」

「這也不錯，免得老伯爲你耽憂，你找着事再寫信也不遲。不過……你現在找事有沒有頭緒呢？」

先生的臉上便露出了很難堪的樣子，他慢慢的說：

「非但找沒有頭緒，而且生活上漸露着窘態了。」

主任一聽，却十分的懷疑，但是一會兒工夫，他便恢復了原狀，他說：

「前兩天學校中不是拿去一百八十元錢嗎？噢！你恐怕寄家去的。但是你不應該全寄家去，你明知道失業之後要用錢的。」

這真是青天的一個霹靂，正正的打在先生的頭上。家中老父眼巴巴的望着錢，自己反將錢的來源割斷，割斷了不算，還將這最後的一百幾十元送給了西裝店。爲什麼要做西裝？是自己要做的麼？自己並不需要。是前樓小姐讓自已做的麼？她不過是隨便的一

句話。況且像小姐那樣的人，自己和她的一切，決不是一兩套西裝所能增加式減少的。主任的話硬將他從迷惘的夢中喚醒了。他深切的追悔，覺得自己以前的一切思想和行爲，對不住自己的老父，對不住朋友。對不住自己。他的憂傷痛恨集到心上來，他恨不得要哭，他的眼睛有些潮潤。

主任也看出來這樣的情景，但他不知道先生心中的痛恨，他以爲先生爲的是家用窘迫，職業失去，他愛朋友的心陡然的燃燒起來了。他輕輕的說：

『沒有錢誠然是可怕的，不過你也不用急。我總得替你想法子。假使你要願意還到那個學校的話，我也還可以替你說，不過你以後却要按步就班的教書，不可亂隨着自己的心意發牢騷的。』

先生正是想說這句話，苦於無法說出口，他衝了小姐的使命來爲自己謀利益，心中覺着十分的困難。如今這種困難竟被主任輕輕的挑了去，他不但是十分的喜樂，而且還是十分的感激。

他臉上的表情立刻轉變了。主任看着倒是很怕的。他想着先生是個善變的人，不要

以爲這事容易蟬聯，他又要恢復了故態。他正言厲色的說：

「這事我雖然和你說，還不知道有沒有希望。我和你是很知己的，所以我去替你說，你也得要鑒原我的苦心，不要亂來，使我爲難。」

他的話說出來十分的誠懇。先生道：

「假使要有望的話，我當照你吩咐的話去做，你對我的一切，我是深銘肺腑，永久不忘的。我現在對於一切的事，已經換了一付目光來看，決不會再蹈覆轍。」

主任看他說話的態度，也十分的誠懇，暗想此後大約不至於變化的。於是他說：

「我剛纔所說的『亂來』兩個字，請你不要介意。老實說，我們受了多少年的教育，

總還有一些理智在腦中，怎麼會『亂來』呢！不過因爲這個社會是個亂的，我們說出本乎理智的話，反被人家目爲亂說。就以你這次去職，我看便沒有理智在裏面的。校長和我說，他向你說了那一番話，準備你立刻懊悔的，那知你不懊悔。他的問題便來了。就是中途將一個教員辭去。究竟成個什麼話。你走了之後，他立刻便找了我。他將兩個問題擺在我的前面。第一，你走了以後，找不着替代怎樣辦。第二，假使他辭你的事爲大衆

所知，覺得校長中途任意辭退教員，個個人的前途，頃刻失去了保障，大家質問起來，又怎樣辦。對於這件事，我本來可以置之不理。但是我想起你的情況來，不能不為你留一個餘地。我當時便說：「請教員不單是請不着，就是請着也不行的。第一，給大眾知道了，一定要質問，事體反而弄壞。第二，萬一請來的先生不好，學生勢必鼓噪，那是不行，爲今之計，只有說某々先生有事，各課暫缺，一方面再去找人，找着了人，我們仍說你不得抽空來校，所以找他暫代，代的好，便永久的代下去，不好，混上半年，再聘新人，那便什麼問題也沒有了。」

主任說着十分的得意，他遞了一枝烟給先生。先生一語不發，他驚奇着校中還有這樣的變動和情景，他做夢也沒有做出來這樣的妙事。

十七

主任現在的話頭已經理的清楚了。他說：

「你看這裏面是有理性的麼？有理性校長便不應該中途辭退教員。有理性便不應該既辭了教員，反而自己發急。此外，他也不應該瞞着教員學生來弄糊這個局面，這是教

育變？當然不是的。辦教育的不往教育上走，根本就是沒有理性。不過，如果要是往理性上走的話，我便可以糾合其他教員來質問校長爲什麼中途辭退了你。這是講理的辦法，是很有理性的。但是，如果真的這樣一來，校長不單是和我結下了深仇，你復職的希望，就永遠沒有了。這時候，不是他辭職便是你我二人被辭，他辭了職，我也不能存在，你的復職，自然更是虛無飄渺了。所以我纔和他想出那個方法，一方面叫他不敢說辭了你的職，一方面還要叫他承認你是自動的請假，你要去，他不好不答應，你不去，他不敢再找你。因爲找不着人代課，他心中還要乾着急。在表面上看起來，我是幫助他過了難關，內裏看起來，我實在是爲你留着來往自由的一條大路。實際上這些事全是沒有理的事，不過我們不得不往這沒有理的路上走。」

主任說着話愈形得意，先生簡直無話可說，他只感着主任的神奇和事實變化的迅速。他今天是在主任家中用的晚餐。心中的事已經有了解決的路，自己也就不再尋。他辭別主任。回到家裏，專待小姐歸來，以便告知她這可喜的消息。

不過今晚小姐和往常不同。她上樓的腳步聲，好像比往常重了許多，步態也沒有往

常輕快。她好像挾了一團忿恨和悲哀走入了先生的房，先生却正在預備學校中功課。

先生見了她，便立走身來，她臉上沒有一點兒笑意，兩隻手垂着無精打采的背立在先生的桌旁，冷々の道：

「你的事怎樣了呢？」

「大約是有望的。」

先生很和順的回了她一句，還接着說：

「我很感謝你，你給了我的前途，我的力量，沒有你，這件事我是永遠無望的。」

她一句話都不響，臉上卻顯着十分的愁悶。先生也是十分的疑心，暗想她今天定然受了什麼刺激！

先生一句話也不敢說。兩人沉默了好一會兒。小姐真耐不住這種沉默，她面正移步回房。先生却趕緊的止住她說：

「坐一會兒，我看你今晚是很不高興，到底誰給了你的氣受。說出來我也好知道。」
小姐搖々頭，什麼話也沒有說。

先生想了半天，終久迸出了一句：

「那個人的消息，究竟怎樣呢？」

小姐的眼淚，就倏然的掉下來了。但她仍舊是勉強的說：

「他一點都不明白我，叫我有什麼法子呢？」

先生聽了她的話，心裏覺得很好笑的。他心裏想着：「那個人的消息也不是我叫她去打聽的。她口口聲聲自己要去安慰人家，如今人家不理，她反而說出這句話來。你既沒有法子，自然應該一筆勾消，反來向我說，難道我還有法子不成。」

這都是先生心裏所要說的話，然而先生不敢說，他顧念着這女孩子在不高興的當兒所受的刺激，不能出一兩句話奚落她令她傷心。況且她對先生的一切，沒有地方說不過去。所以他仍舊安慰她道：

「也許他的不如意處太太深了，一時想不開，便什麼人也不能明白的認識。」

「不對的。」

小姐搖着頭，趕緊回駁了先生的話。她忽然的又接上一句：

「像我這樣的人，攀你們這樣的人是攀不上的。我以前完全看錯了！」

她深深地嘆了一口氣，先生却覺着更爲難了。他要趕緊撇開他自己，他說：

「小姐，憑我這個人對你一切，總還不算壞的。」

「那他何以寫了字條兒，還是對我冷淡淡的呢？」

這句話來問先生，先生本來是不能回答的，別人的心思，先生如何知道呢？但是先生終究是個好人，他一味的要使這位小姐心上得着些安慰，他只好說：

「他的字條兒上說他已經知道你是一個不同凡響的人，他十分的佩服，看他總算不壞！」

小姐的眼淚却又流下來了。她一面揩拭，一面說：

「我今天從下午一直望到晚，兩眼都望的發脹，方把他望來了。我滿心想着他要和我說幾句話，那知他一句也沒有說。我遞茶給他，他不響，我向他望着，他又不響。可憐我只好望望東，望望西，心裏有說不出的難過，我真想伏在他身上大哭一場。但是，在那個地方，我做不到……」

她說着便伏在先生肩頭抽抽噎噎的哭個不住，先生真是難過的無以復加。

她哭了一刻，頭便揚起來了。她仍睜着兩隻淚眼望着先生說：

『先生，你切莫看不起我，我是一個可憐的女孩子，沒有父母，沒有親人，吃過許多苦的，我的眼淚，除掉向肚裏流之外，還能在那個面前哭一場呢？』

她說時非常的傷心，先生的淚珠，好像也在眼中轉來轉去。

他真捨不得再使這個可憐女孩兒傷心，只可惜自己變不出那個不如意的人的模樣，他仍舊虛空的安慰她道：

『你不要傷心，他既肯到你那裏，總有一天要和你談話的。』

『不會，決不會的，我看他只有字條兒可以得着回音，說話是辦不到，但是，我那裏會寫字條兒呢？』

先生想々：她這句話說的真是非常的沒有理性。但是先生現在却真有些不敢相信理性。主任的話，仍在他的耳中沒有忘去。

『社會根本就是亂的，有了理性，反而不對。』

『雖然這些事是沒有理性的，但我們仍不得不在沒有理性的路上走。』

先生一面想着，一面便糊裏糊塗答應了她的話：

『字條兒麼，只要你喜歡，我是可以替你寫的。』

這句沒有理性的話，效驗却是非常的大，小姐立刻轉悲爲喜了，她說：

『先生，我謝謝你，你一定要替我想個法子，寫一張字條，讓我明天遞給他。』

她將先生的手緊緊的握住，眼光露出十分的誠懇的樣子：

『行不行呢？』

先生十分無奈的點點頭，她方肯撒手回了房間。

十八

今晚，先生真的走入理性的生活了。他雖然懷疑着理性，但是小姐的問題：是非用理性不能解決的。不過說先生用理性，毋寧說他用幻想，先生是個富於幻想的人，無論他怎樣用理性，那理性中終究富於幻想成分的。

他糊裏糊塗和小姐訂下了約，到了履行的時期便覺着困難。他的契約是以情感作基

礎而成立的，但履行契約，却不能再靠着情感。

這是一個心理上亂雜的現象，先生憑着這亂雜的心理來解決這個問題。

他進行分析小姐的一切，他斷定小姐是愛那個人，而那個人並不愛她。她所說的什麼，「不如意的入安慰不如意的人，方能得着了解，」完全是騙人，也許那個人並沒有什麼不如意。因為回字上只有一句。

「我誠然是個不如意人。」

這是一句多麼普通的話！社會上人誰都有不如意的，俗話說的好，「不如意事常八九。」就是最如意的人也有不如意的事，他只有這樣一句不在意的話，那裏能斷定他是一個不如意的人。況且他後面還有一句「但我不像你所說的那樣『怪天。』」便足以證明着那個人是對於現在的生活並不感受不愉快的一個人。既不愉快而又無法解決的話，定然就要「怪天。」

他繼續想到了「怪天」的前面幾句話：

「我想人生在世，總有不如意的事。你錯怪他，他錯怪了你，你和他都錯了，就

怪天。」

「『你』當然是指着那個人了，『他』又是指誰呢？」先生不斷的想着。

「你和我都想錯了，就怪天！」

這完全是沒有第三個人在內的，有的，就是天。社會上事錯了，都可以說是第三人只有夫妻間的錯，就只好怪天。

先生想着便笑出來。他笑前樓小姐錯認了那個人是因夫婦拌嘴而出來找女人的。

「難道你還想將他夫婦離間，做你的一個俘虜麼？」

先生這樣的自問自。

「那可就錯了。男人不如意，就要出來找女人，世界上那有這種呆事，就是找女人也不會遇着什麼女人，就一見傾心！」

「這真是顯透着笨了，她還說，因為不如意出來找女人就遇見了我，他也就可憐了。我做不出那些亂扭亂跳的樣子。不知他也是很奇怪，他也不嬉皮笑臉，我便很歡喜他。」

「真奇怪！」先生自己坐在那裏笑。

「找女人好容易找到了你，他就可憐。他並沒有說他找不着別的女人呀！他爲什麼可憐？況且他也許不是找女人呢！這個女孩兒，真也滿透着可憐了。你說你不會亂扯亂跳的。誰喜歡亂扯亂跳，難道說男子都歡喜亂扯亂跳的女人麼？」

「這都是奇怪的話，而且一點理性也沒有。自己說這些奇怪的話，還要說人奇怪。尤其奇怪的便是；

「他也不嬉皮笑臉，我便很愛他！」

「可憐！你愛他！他幾時又愛了你呢！」

先生不禁深深嘆了一口氣。

他在桌上取了一枝煙吸，聽見二房東室內的時鐘，正敲了兩點鐘，他呆視着那噴出的煙一圈兒一圈兒在空中亂幌。

就在這短短的時間裏，先生的情緒已經有好幾次轉變。他起初對她只有一片的愛惜，所以不管怎樣，就答應了她寫字條兒。但是當她走了之後，眼前的目的驟然消失，那嫉恨之火便從心田慢慢的發出來了。等到他想到；

『可憐！你愛他，他幾時又愛了你呢！』一句之後，他的情緒復由嫉恨而轉入憐憫。但是嫉恨之心，仍然沒有消失，不過爲憐憫暫時的壓制着而已。

他本乎這種情緒去替小姐解決，我們預想着結果必不十分的佳妙。

他取了一張紙，仍舊提起昨天那枝筆寫道；

『昨天……』

想想還是不好措詞，他懶懶地擱了筆。自己思念着；『這無論如何是弄不好的，前次是她說着寫出來，她說得很傷心，自然在那個字條中，多少藏有幾分真摯的感情。如今要硬造出來，那如何行呢？』

他又將那個人的回字復溫一遍，越想就越不對。他想這第一層意思是說，我以前還不知道你，如今，哦！知道了，你原來是個『不同凡響』的人麼？我佩服你，十分的佩服你。我佩服你什麼呢。這第二層意思又現於先生的腦內了。哦！我佩服你的，乃是你竟然會疑心到我因爲不如意而來此。妙啊！妙啊！我誠然是個不如意的人，不如意，先生想着那個人寫到此地一定在笑的。不如意麼？真的不如意麼？還不像至你想的那樣去怪

天罷！

「這簡直是在嘲笑她，她還不知道還要請我來寫一個回字呢！」

先生眼目的笑着，他的嫉恨之火，完全和那個人的字條打成了一片。

他微笑着又復提起了筆。覺得有話可說了。

「承你回了我一個字條，我深深感覺着像我這樣的人是無人憐憫的，我打攪了你的清神，很對你不起。這層意思，我昨天方能覺着。昨天晚上我的心，真像汽車開足馬力時的輪盤那樣的轉，心上七竅就是輪盤上七個孔，有一粒鋼珠，就在孔上輕敲着。這就是我心中的悲曲，但是，你却未曾聽見！」

先生一口氣寫成功，看看很得意的。他想這字條的措詞正好。那個人若是本來不愛她，一看準會覺得無聊，要是愛她，準是這字的功勞。但是，字條兒她寫不出，這個話她也想不出，三句話一談，立刻便知道這字條兒的虛偽，頃刻就要一刀兩段。

這是先生嫉恨的結晶。他寫完了就將筆擱下來，很安樂的人了被。

先生今晚的安樂和平時不同。他今晚的安樂，是因爲用盡了嘲笑的方法，消滅了他心中嫉恨之火，嘲笑之不足，還用了一個很毒的方法來毀那個人和小姐間愛的前程。

先生一方面任意的嘲笑着，謾罵着，還不讓小姐知道，使她心中老覺得先生是個誠實人，忠厚人，一個知趣知情的男子，一個難中的伴侶。使小姐靠着他的期望，安慰着他。倘使小姐知道先生剛纔的一切，定然要撕去紙條，一怒而永斷交情。但是小姐不知道，這便是一幕悲劇。

我們想着了寫情書時之快樂，便能回味小姐作情書之苦痛，我們想着最能打破階級觀念的要算是智識階級，因爲他們是知書明理的，我們便應該感覺知識階級的圍牆，打的比任何階級來的高厚，他們嫉恨之火，也比任何階級來得猛烈兇橫。

這是智識階級侮辱一個可憐女子的時候。先生一直睡到次晨十一點鐘都不知道醒。

小姐來看幾次，也不敢驚動他，替他預備的早點，一逕用了小火在爐上燜着。

先生懶洋洋的起了身。小姐便趕緊過來伺候着他穿衣洗臉。

小姐今天的頭髮也弄的比往日美觀，臉上更有鮮明撲人的脂粉。他積了多少年的經

驗、深知男子之所喜的那個臉和髮，她不得不加意修飾着以換那一紙的恩情。

先生斜着眼睛望那桌上的字條，發出一臉刻薄的笑意，他慢吞吞的說；

『爲你的那個字條兒，一夜也沒有好睡，所以弄到這時候纔知道醒。』

小姐滿嘴的感激他，直待他梳洗完畢，那爐上墩的點心也給送了過來，先生一面吃着，一面看那個字條兒。小姐的頭也湊近了先生，那烏髮香腮真足以使先生迷戀，尤其好的，她的眼角眉梢，常輸出無邊的情意。

她斷斷續續地將那字條唸了一遍，自己也不知道是什麼意思，尤其是什麼『悲曲』『輪盤』『鋼珠』『七竅。』先生七拉八扯的解說了一遍，她只有笑，其餘什麼話也沒有說。

今天的午飯，又是在小姐處吃的，吃過了飯，小姐照舊出門。先生在房間整理功課他按照了分期受課法，預備了兩禮拜的課，這是先生失業前後最不可不記載的工作，這工作的完成，足使他從午後一點做到夜間。

夜間是小姐歸來的時刻，可是今天却不引起先生的注意。因爲她不傾心於已，便不是一個可愛的人，他還望着小姐再演一次『失望而歸』的悲劇。

先生看她來的時候，只隨便的問了一句。

『字條兒怎麼樣？』

『他看過了一笑，就收起來了。』

『沒有回字嗎？』

『沒有。他沒有一會兒功夫就去了，他說他有事。』

小姐沒有多說話就回到了前樓，沒有一會兒就睡了覺。

先生近兩日來，每夜都是很熱鬧的，今天乍然冷靜，反使他十分的難受，幸虧今天用了功，就寢後，沒有一會兒便入了睡鄉。

第二天早起的時候，郵局送了一張名片來，明信片是從主任那裏寄來的，叫他去談一次。

先生今天心中是喜悅的。他覺他的事業有望，前途光明。他跑到店裏去取西裝，將所餘的一百多元錢全付給了西裝店。他身上不但是煥然一新，而且臂上還有一件大衣。先生身上的衣，雖是新的，口袋却空了。他幾日來的開銷已經去的不少，再加上西

裝的價付清之後，他剩了一個空袋，不過他安慰自己的一點，便是校事一連續，便如魚得水。暫時的窘迫，沒有關係。

先生今天一切可以說全是新的，他已經洗刷清了他幻想的頭腦，正正經經預備了兩禮拜的課。他謝絕了小姐的迷蒙，穿上了整齊的衣服，來到主任家裏，正如俗話所說；

『君子更新日，時來大有爲。』

他走到主任的門口敲門，開門的是師母，師母臉上並沒有笑容，雖然她見了他一身的新衣。師母一疊連聲的喊主任。先生便進了門。聽得一陣樓梯響，主任便下了樓。

主任一見他的面，臉上便顯出十分的驚訝，驚訝之中，還帶着幾分慚愧，他的第一句話便是；

『明信片收到了沒有？』

『收到了。』

先生仍沒有異樣的感覺，他放下滿臉的笑。

『你有了新的發展麼？』

主任乍然問了先生這句話。這真使先生驚訝不置，他趕緊的說：

「沒有呀！你從什麼地方得來的消息？」

「不，我看你穿了這套新衣！」

先生的臉，便一直的紅到頸項。他憶起前日和主任說出自己經濟窘迫的話，主任還不知自己的錢送給了西服店。他慢吞地說：

「我的發展就在學校事體的連續，是靠着你的，我自己那裏來的路。」

主任深々地嘆了一口氣，一面拉他坐在沙發上說：

「事體的變遷，真不是人所能逆料的，好在你我還是知己，我以前所說一切，只能當作夢幻泡影，假使要是生朋友，我今天就無地自容了。」

先生一聽，好像一盆冷水，淋頭澆下，他料不到事體這樣的無望，照前次主任所說的話，完全是十拿九穩，如今怎樣會有這樣的變遷。他簡直疑心主任前日所說的，全是一派胡言。他急々の問道：

「前次你所說的，難道都是安慰我的假話麼？」

「不是的，決不是的。我前次說的，句句是真。所壞的一點，便是原本爲了你，如今倒算替校長盡了一番心。」

先生真有些呆了。他完全猜不透這事情的變遷，他圓睜了兩隻大眼望着主任。主任說：

「我前次不是告訴你，叫他不要認你是被辭，只認作你是自動請假麼？」
先生點點頭。

「當時他很贊同我的意見。我也立刻放下了這條心。我以爲你要去他不能不答應，不去，他也不敢停你，這是你來去自由的一條大路。同時我知道他不敢承認他辭了你，我是順水推舟的、你想下了這條計策。同時我知道他這學期之中請不着人，所以這個位子，終於屬你的。」

「那知道他昨天便召集學生談話，說你請假不定時日，到校無期，殊屬有誤學生的功課。當場他就派了功課給學生自行研讀，兩禮拜之後，到校長室舉行考試。他一面請人，一俟請着，立即照常上課。」

「你想：這事是不是完全壞了呢！尤其壞的，便是他在其他教員之前，也是這麼說他明知我在其他教員前說你是請假，你我至好，誰不相信！」

「這事完全做壞了。我現在竟弄得一點辦法都沒有。我昨天聽了這消息之後，便去見他，他一見我，就笑容滿面和我拉手，感謝我護他過了一個難關。他還說假如你不見氣的話，他下半年還可以給你另外介紹好事！」

「你想：這不是整個兒完了麼！我現在不能要求同事質問他爲什麼辭了你的職，因爲我親自向他們說是請了假，而且學校出了告白，說你請假各課暫缺。告白出了之後，也沒有人說一句話。」

「我就是自認我以前的說謊大家也必疑你有什麼曖昧，又有誰肯出頭質問。想來想去，只有一條路，那便是我也辭職，和你同歸於盡，但是我怎麼能，一家大小等着吃飯！」

主任說着臉上十分的悽慘，就像要哭的樣子。

「這就是事實的經過，我全都告訴了你。我覺得深深地對你不住。但總要請你原諒

我這事的錯誤，完全出自一片好心。」

主任的話說完了。先生一直的呆坐在那裏。加着身上是新的西裝，毫無繃褶，宛如衣服店的玻璃窗中的模特兒一般無二。

不單是先生呆了。理科主任也呆了。兩人呆了半天。先生發了一陣苦笑說：

「這一切的事，什麼也不能怪，我們只好歸諸命運，我現在所懊悔，只是不該做這一套西裝，將我的錢一齊用去。」

先生此時可說萬念俱灰，只有「錢」之一字，在腦中盤桓着，他忘記了主任不知道他買了這套西裝。

「真的！你爲什麼要做這套西裝。」

先生想到了做西裝的理由，心中便十分的難過。他不好說爲前樓小姐的一句話而做的。他只好推諉着說：

「也不知是什麼原因，真是一時心血來潮。」

「你現在沒有錢用麼？何妨先在我處拿幾個去！」

主任的愛友之心，忽然的起來了。他去問他的夫人，他上了樓唧唧咕咕的好半天。結果，他是無精打采的下了樓，向先生說：

「實在不巧的很，家中沒有餘錢了。明天我們邀得一會，我準於明天送給你，實在抱歉！」

先生不由的發出一陣笑。

「我難道目前也不能過癮，我不過抱怨着不該做這套西裝罷了。」

他拿起帽子來，向主任告別，兩人很不樂意的分了手。

先生這次回家，步々踏着的都是悲哀和失望。他是真實的沒有錢，他的午飯夜飯，却是要吃的，那拉長的日子，也得要過下去。他說目前能過，乃是一時憤慨的話，他的錢從何處來，除非是去當掉他那一套簇新的西裝。

先生從主任處走回家，心中盡想着這個「錢」字，當西裝的事，便不期然而自然的走入他的腦門。

這是最可憐的一段事，先生在房中脫下西裝，去換上那舊的袍子。他怎麼好走入當

店，紅洞々の門內橫着又高又大的櫃檯。

但是不願去也得去的，生活的壓迫比什麼都來得厲害，他在當舖對面的人行道上逡巡了好幾回，終於無法走入了當舖。

他像一個小賊，手上夾了一個包，四面瞻顧着有沒有人注意着他。然後他斜着身子一溜，就溜進了當舖，和剛纔穿着新衣，戴上帽子的那副紳士面孔，大不相同。

先生低着頭站在那又高又大的櫃檯前，送上了衣包，一直等待着錢拿到手，那夥友的面貌，始終沒有看見。

二十

金錢和地位上的損失，最能使英雄氣短。先生也逃不出這條原則的。

他將衣裳換來的錢，包起來妥爲保存着。連夜飯也沒有吃，也不覺得餓，小火油爐也沒有點起來，他拿了一枝香烟，坐在燈前發呆。

他一直坐在那裏，也不知時候的早晚，等聽到樓梯上的步聲，方知道是小姐歸來的時候。

今晚他就如死去了一般，足步的聲音，引不起他的注意。他的房門是關着的，小姐也沒有進他的房。但是小姐的呼聲卻從醒了，這是睡覺的時候。

他懶洋洋的起來抖開了被，就聽見小姐喊頭痛。

在平常，先生一定是非常注意，也許他就要跑過去看看。今天却不然，他的睡覺，他不理她。

不過一會兒功夫，就有一陣『如意油』香味，往先生鼻直攢。這油是富於刺激性的，先生的精神，不覺為之一爽，他想：

『她恐怕是痛的很呢？』

接着那邊便有煩躁啾啾的聲音。一面聽見她向老太婆要開水。老太婆噉咕着：這時候那裏去打開水。

先生立定了心思不去理她，他立刻進了被，不過先生進被之後，老太婆便跑來借先生的小火油爐了。

老太婆進來臉上笑嘻嘻的說

『先生，對不住你，火油爐借用一用。』

『拿去好了！』

先生在被中隨便的說了一句，他看着老太婆拿了火油爐走到他的面前輕輕的說：

『她現在頭痛的厲害咧，起來，去看々她吧。』

先生一聲也不響，儘望着天花板，但是他注意力却集中起來，一直注意着前樓聲息一毫不肯放鬆。

他知道小姐上了牀，知道火油爐也點着了，老太婆坐在那裏打呵欠。在水的響聲發出的時節，小姐不知怎的，却抽々噎々の哭起來了。

這哭聲真是深秋夜雨，打在愁人的心上分外的難過。先生一邊聽着，心中煩躁的莫可名狀。時光一刻一刻的向前移，她的哭聲仍沒有息。先生真忍耐不住了。他想無論如何是睡不着的，他坐起來開了電燈。

他坐了一刻，那邊哭聲仍沒有停，他疑懼之心，便陡然發生了。

『別是痛的太厲害罷！』

他開始思念着：『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的那句話。暗念古人的憐情真是來得厚了。如今，隔了一層板壁，倒不去看一次。況且人家來借火油爐，便是明示着有病。

『老太婆叫我去看她一次，我兩眼望着天花板，真是過於殘酷了。』
他倏地從牀上跳起來，去看小姐的病。

『真是罪過！』

老太婆一聲叫出來。

『小姐，後樓先生來看你了！』

小姐立刻便止住了哭，先生移步來到她的牀邊，她頭髮斜披在腮邊，襯着兩隻淚眼真是十分的可愛。她已經掙扎着將起來，請先生坐在牀沿。

先生叫她睡下，無論如何她不肯。她只兩眼淚汪汪的望着先生，淚珠不時兒往下滾。先生真是十分的不忍。他從袋內掏出手帕來給她揩淚，那張當票便無聲無臭的墮落在地上。

小爐上的水，已經是翻滾的開了。老太婆問她喝水還是喝茶她指揮着老太婆拿了妝臺一把很精緻的小磁壺，和她新買的茶葉，她看着茶葉放的多少恰當的時節，方叫老太婆注入了開水。

她一面對先生說；

『我知道你是歡喜喝茶的，所以我特買了新的獅峯龍井，仍用你原來的爐子和壺燒好了給你喝！』

一面說着，老太婆笑着將壺遞給了先生。先生很慚愧的說，

『這是你喝的，你有病！』

『那末，你拿給我喝吧。』

先生拿了壺，小姐便飲了一口。一面便笑起來說；

『你用罷！我的病好了呢！』

先生本不想喝的。無奈今天一天都沒有喝，加之抽了許多煙，又弄的不能睡覺，他心中早就想喝了。那裏經得這新茶噴出的香味一薰！

他恨不得馬上喝下去。他顧不得再行推諉，也就着壺嘴上一飲，覺得其味香冽，清人心神，十分愉快。

他一連的喝，小姐却一連的笑。老太婆無意中却拾起那張當票。

『噢，那裏來的一張當票！』

先生的臉立刻紅起來，他一時不知是承認的好還是不承認的好。小姐說；

『拿來我看。』

先生勉强的笑道；

『是我的，不用看罷！』

『你的？這是什麼衣服。』

『一套西裝和一件大衣？。』

『可就是你今天穿的那一套呢？』

老太婆不禁脫口的問出，並且她不管是不是，却加上一句。

『那真是可惜的。』

『你不是說做麼？我記得前兩天你和我說過的。』

先生放下了一陣苦笑。

『做來穿了一天，就當掉了。』

『爲什麼？不合身麼？』

『因爲校事沒有盼望，身邊缺了錢。』

小姐將當票向懷中一塞。說；

『我明天替贖出來罷！』

先生要想搶回，無奈當票已入了裏衣。坐在牀沿上，已經是一時權宜之計了。怎好再用手伸入一個姑娘的裏衣。

二十一

『怎麼？你的事沒有盼望麼？你那個朋友呢，他怎麼不爲你盡力？』

『盡力』先生不禁嘆了一口氣。主任家中所受的刺激，便一起兜上心來。

『事體被他弄壞了不算。他知道經濟窘迫，都不借給我一個錢。』

小姐臉色馬上就變了。她憤憤的說：

『人窮則可以，志是不能短的，虧你是個讀書明理的人，一時的窘迫，就在人前露出來！我替你有些含羞！』

先生從來沒有受過這樣奚落。這句話像刀一樣的在他身上亂砍。他百脈都奮張起來他身上像火一樣的熱。

他要回她的話，却沒有話回。同時他又覺得她的話並沒有說錯。他想到在主任家中那一種難堪的狀況，他的憤怒完全被羞愧所克服，他默默的不響。

『這種羞辱，你還不想個法子遮蓋麼？懦怯的人，看不見事理的人！』

先生真是聽得汗流浹背，尤其不能忍的，是說他『懦怯』而又『不明白事理』。他現在的心，真是像個輪盤在那裏轉，只是沒有鋼珠在七竅上打，不能發出什麼曲調兒罷了。

『依我的意思。』小姐繼續着說：『明天還是將衣服贖出穿起來，到他家裏，請他出來吃飯看電影，表示你的現狀，並不窘迫方可。』

先生冷冷的道；

『他說他們明天邀得一個會，會錢可以借給我。明天我去，豈不是明示着我向他們借錢麼？』

『這事全糟了！』

小姐氣憤憤的說；

『你這個人真能幹，不但是受了羞辱，同時還斷了你的路。他們今天不借，明天還會借麼。他們得會，明明是一句謊言，早不得，晚不得，恰好是明天得！你明天去，他們決不會見你的。只好我和你一道去，或者有點希望。』

『也罷！我明天就和你走一趟罷，你這個面子，是不能不扳回來的。』

『先生完全摸不着頭腦，而小姐却是氣焰萬丈，先生的腦，已成了一塊白板，上面什麼也先有，他不懂小姐之意何居，他連問都不敢問。』

小姐又沉思了一刻說。

『你去睡吧，我們明天再說。』

先生十分納悶的回了房，

一個人在失意的時候，是會糊塗的。尤其是在失意時候做錯了事，說錯了話，被人罵醒的時候。先生便是在這情景之下的一個，他毫無思想，毫不靈活，只癡癡呆呆的入了被。一直迷迷糊糊的。

第二天醒來的時候，好像新的西服已經贖回來放在書桌上了。

先生坐在牀上呆呆的望着那套西服，心中也不知是一種什麼意味。小姐却已從前樓走過來。她毫不遲疑的逼着先生穿上那套衣服，一面指揮着老太婆去弄洗臉水。可憐先生心中毫無意見，一任小姐的擺佈，他癡呆的連一個謝字都不會說。

小姐看他梳洗好了之後，又復替他刷衣刷帽刷鞋，整領結。先生看着。小姐今朝真美麗，頭髮已現出環浪的紋，美麗的頭髮下，還有一張鮮明撲人的臉，她的眉毛，眼睛鼻子，嘴，無一處不是適勻而有可人的意態。

整理好了之後，小姐便推他到了自己房中粧臺的鏡前，她笑迷迷地向鏡中說；

『這不是一個很體面的紳士麼，誰敢說你沒有錢向人借債。』

先生真像做夢的一般，看着鏡中微笑的美人，也不知是月份牌，還是自己的伴侶

『好了！我們去罷！』

小姐說着便挽着先生下了樓，一直走出弄口，喊了一部汽車。小姐一疊連聲的問主任的住址，先生毫無意識回答了，那車便如飛而去了。

果不出小姐所料，開門的師母，師母的話是預備好了的；

『主任不在家，一切的等他來再說，他還不知道什麼時候回家。』

家裏沒有男人，男客自然不好坐，因為不知道這位男主人什麼時候回來。

不過如今一開門便看見了女客，師母便呆住了。這女客真是十分活潑的，她問主任是不是在學校裏。

師母聽她這樣一問，不知怎樣回答，這個突乎其來的問題，師母沒有預備，她的直覺告訴了她女人是不好意思到男學校的，她說主任是在學校裏。

這位女客便點頭打了一個招呼，並道了一聲「謝」。師兒看着他們在弄口車行中上了汽車。

先生今日完全是一個俘虜，不但沒有意志，約且奉命維謹。他現在的生活，沒有意

志，沒有理性，沒有情感，沒有現實。說他是夢，他又好像在真的世界裏，說他是真，完全却又是一個夢。

車到了學校的門口，那女客便令車夫停車，她問門房，主任究竟在不在。門房看見這位久別重逢的先生，方穿了新裝，又帶了太太，還坐了汽車，他恭恭敬敬的說；

「他們都在禮堂中開會，車子可以開到那邊。」

車夫順了門房的指導，將車開到了禮堂的門口。小姐很莊嚴的說；

「我已替你做了一半，這一半要你自己做了。你好兒扶着我下車，和我一道進禮堂。」

先生好像受了催眠者暗示一樣，他隨着小姐的意思，雙雙的走進了禮堂。

禮堂中的師生是好久沒有看見過這如花似玉的師母走進來過。而且今天先生完全是一個紳士模樣，已往的那種油垢的氣，掃盡無餘。各個人坐在椅上，全都看的發怔。還有幾個深心佩服先生以前口才的人，簡直喜歡的要叫出來了。這是一個變局，這個變局校長不得不加以注意。他從前聽先生授課時，博得學生鼓掌歡笑，歷歷猶在耳鼓；今天

又看見學生是這樣歡迎的意態，更不知先生是怎樣的飛黃騰達。他要維持羣衆的情感來和緩這個局面，就不得不笑咪咪的下了台，一手執了先生的手。

『好久不見了，一向好麼？』

先生囁嚅着，不知說了句什麼。

校長立刻轉過臉看着這位女客。一面說：

『這位就是……』

先生的臉，一直紅到耳根，全堂的笑聲都暗々の發出來了。校長終於說了一聲：

『師母。』

這位女客含羞的一鞠躬。校長連忙還禮不迭。

汽車，女人，美麗莊嚴的衣衫，誠然是資本主義社會中應受尊敬的主要成分。校長在資本主義社會馴養了多少年，他深知一切，便不得不對之表示相當的尊敬。

他轉對學生說：

『自從先生請假離校以來，我們無時不思念他，直到今日，我們仍是虛席以待先生』

之歸來。這次先生和師母竟肯一同光臨本校，我們當然非常歡迎，我們大眾須鼓掌一次以表我們歡迎之意。」

他話還未說完，那全場掌聲真像雷動一般。個個人臉上都是眉飛色舞的。

一陣掌聲過去之後。先生的心神也清醒了一些，他看着他這位新師母向着羣衆笑盈盈的點了點頭，於是他自己也就不還大眾以相當的敬禮。

校長又接着說：

『我們還望先生能够繼續指導我們，並望他現在給我門一番訓話。』

接着便又是一陣掌聲，比以前格外的壯烈，先生在這羣衆鼓舞歡欣之下，聽着校長說出這一番話，他的神志，就完全清醒了。他看着校長讓他的這位新師母入座，他心中真是十分的喜悅。他慢慢的走上了臺。

『這幾天的假中，無日無時沒有校事在我心，曠誤諸位的課，尤其是我心中最過不去的事。今日承校長，諸位同事，諸位同學的厚愛，我真有說不出的感激。惟有從今日起，我當秉承容納校長的訓示，兼諸位同事的指導，以及諸位同學的勸勉，努力向前，

爲諸位謀進步。」

他不慌不忙的一鞠躬，便下了台。接着又是一陣掌聲。理科主任便站起來了，高呼着：

「我們當用歡呼以表示歡迎之意。」

接着便是一陣歡呼，這裏先生便向各位同事握手。新師母也向各位先生致敬。他們真是佔盡這一刻的光榮。先生就像做夢的一般，繼續了他的舊業。

他和他的新師母並肩出了禮堂，羣衆一逕簇擁着歡笑着。直待新師母上了汽車先回公館。他們方一個個走入了課堂，準備着聽先生講書。

二十二

這一段景，像一幕戲，又像一場夢。這裏面沒有理性，沒有幻想，沒有情感，也不知道是什麼道理會演出這一幕戲，或是做了這一個夢。先生自己不知道，學生也不知道，主任不知道，校長也不知道，同事的也不知道，就是中間的導演——前樓小姐自己又何嘗知道。誰爲之，孰令致之？校長是不願先生來的，主任說先生不能來的，同事和學

生說先生不會來的，先生自己是不願來的。

然則誰使先生廢續了他的舊業，校長麼，主任麼，同事麼，學生麼，小姐麼，先生自己麼，全不是的，誰都沒有這個心。不過仔細一想，誰都有力量在內，一部分人也不能缺少的。

人生本沒有一定的規律，藝術也是如此，甚至於一切事理仔細追尋一次，也莫非如此，這就是藝術的人生，也就是人生的藝術。這不是演繹，歸納，類比的論理所能解的，是辯証法麼，還是中國的克制化五行的玄學呢。

先生那一天的課程預備工作，並沒有枉費，他今天用着了。充分預備了的書講起來格外有味。

先生此時覺得一切都順利，同事的笑語，學生的問難，一切都飽含着生活的意義，尤其增加他力量的，便是那汽車載歸新師母。

因為心中的喜樂，這上課的時光，就像分外來得快，下課鐘響的時節，先生心裏的話，還沒有講完。但是他不能延下去的，他實在想回家一看新師母的笑顏。他急忙乘車

回家上了樓，他心中的喜歡已到了極點，他不進自己的房，便一直來到前樓。然而前樓的景色好像已經改變了。棹上加了縹緜，那久已不用的花瓶却已插上了鮮花。棹上還擺了四個碟，妝台之上，也多了一紅燭。

小姐站起身迎着他說：

「今天是我的生日呢？一會兒請你吃麵。」

她說着便叫老太婆出去買水替先生泡茶洗臉。

先生真是感激歡喜的不可言狀。他執了小姐的手，一句話也說不出，但是心裏却是
有千言萬語藏着未洩。

停了半晌，他說：

「我也不知有多少話要說，但是我實在無從說起。」

小姐道：

「真的嗎？我們聚的日子長呢！從今天起，我也不出門了，沒有事便收拾這兩個房間，看書，寫字，只是衣服伙食的眼，沒有人管。」

先生道：

「假使你要不嫌棄，便讓我來管罷！」

小姐就笑起來了。說：

「不容易呢？這是要你煮一鍋沒有米的飯。」

先生也笑起來了，他說：

「行的，這個媳婦我還做的來。」

他兩人一直的笑，笑了半天，先生說：

「真的，我到現在還不知道你的芳名？」

「名字麼」小姐的臉上紅起來了。

「說出來怪難爲情的，叫如意。」

「還是一個很好的名字呢！那末尊姓？」

「朱」

先生道：

『好極了，就是要照外國寫法方好』

『那怎麼說呢？』

『外國寫法，姓是放在後面的。』

小姐順便口唸道：

『那就是如意朱。』

先生不禁拍掌的呼道：

『對呀！你就是一粒如意珠。』

兩人又復相對着笑起來了。

人情如紙，世態炎涼，由此可見。

一斑
濟國佳，題於沈阻

50/10.2

煙者

牌



註冊商標

煙香

煙香



煙香兵拿文船

10

牌

